



11
1826
2 止



門一和書
號 2519
卷 2-2

門イ 1
號 1826
卷 2

大正八年十月八日寄
高田早苗氏贈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

永豐鄉人藁甲

上虞 羅 振玉

敦煌本周易王弼注殘卷跋

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兩卷第三存噬嗑後數行訖離
第四存解至益卷尾均存後題卷三虎字缺筆民字則
否乃高祖時寫本卷四民字缺筆則繕寫略後然亦初
唐人筆也今以校釋文開成石本及宋以降諸本有與
釋文本合者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解天之文則
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者也兩解字闕監
本並譌作觀阮刻十行本亦誤而釋文出解天二字知

雪下



陸本亦作解剝剝无咎開成本以下均作剝之无咎釋
文出剝无咎注一本作剝之无咎是陸氏正本亦無之
字復无祇悔岳本十行本閩監毛本祇均作祇釋文盧
校本亦作祇唐寫本作祇釋文言王肅作禊古是氏通
可證祇从氏非从氐也有灾眚諸本灾均作災釋文出
有灾是陸本亦作灾大畜輝光日新其德諸本輝作輝
釋文輝音輝是陸本作輝也不犯灾也注故能已也諸
本能下有利字釋文出能已是陸本亦無利字頤觀我
朵頤凶注而闕我寵祿之競進諸本作闕我寵祿而競
進釋文出而闕與此本合大過枯楊生梯梯諸本作稊

釋文盧本同唐寫本作梯大戴記夏小正柳稊宋本亦
作梯知古本从木旁作也棟橈凶注宜其淹溺而凶喪
矣十行本閩毛本淹溺均作淹弱喪矣作衰也釋文出
淹溺及喪字盧本不出喪字唐寫本有是陸本亦作溺作喪坎入于
坎窞凶注最處欲底欲諸本作坎釋文出處欲是陸本
不作坎象曰樽酒簋諸本簋下有貳釋文出象曰樽酒
簋注一本有貳是陸氏正本無貳祇既平十行本閩監
毛本並作祇釋文作祇解而百菓草木皆甲坼閩監毛
三本坼作柝釋文作坼坼坼古今字益徧辭也注求益
無已心無恆者也無厭之求三無字諸本作无釋文出

無厭是陸本不作无此均與釋文本合者也有與釋文一本合者復反覆其道諸本覆作復釋文反復本又作覆无妄不耕而穫諸本無而字釋文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頤居貞吉注得順之吉也順諸本作頤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大過老夫得其女妻注心無持去諸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坎來之坎坎注出則亦坎諸本亦作之釋文一本作出則亦坎誤益徧辭也諸本徧作徧釋文徧孟作徧此與釋文一本合者也有與孔氏作正義所據本合今本注文經後人妄改而正義中尚不失孔本之舊者大畜不犯灾也注未果其進者也諸本進

作健疏云不須前進則孔本本是進益王用享帝于吉注居益以冲十行本冲作中正義居益而能用謙冲是孔本實作冲此與正義本合者也其有與諸本皆異而此爲長者若賁故小利有攸往注剛上而文柔諸本奪而字賁其須注二俱无應而比焉諸本奪二字吝終吉注故施賁于束帛諸本奪施字剝剝牀以辨注牀轉欲滅諸本奪牀字剝牀以膚注豈唯消正消諸本作削无妄不可試也注藥攻於有妄者也諸本無於字頤節飲食注言語飲食諸本奪語字居貞吉注以陰而居陽諸本奪而字上九由頤注故物莫不由之諸本奪物字大

過枯楊生梯注老夫更得其少妻諸本奪其字无咎无
譽注而以陽處陽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諸本奪下以陽
處陽四字過涉滅頂凶注過之甚者也諸本奪者字坎
來之坎坎注出則無所之處則無所安各本奪兩所字
凡此者皆以此爲長可據以是正今本者也予往既作
校記復摘其大要於此得是書者其知所寶乎宣統丁
巳閏月二十日

敦煌本易釋文殘卷跋

敦煌石室本周易釋文一卷起大有至卷末前佚乾至
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略甚多不可勝舉卷尾

書題後有記五行記此卷寫于開元廿六年又記明年
校勘及于晉州衛臬本寫指例略蓋非一時所成也卷
寫于玄宗時而周易略例出隆墀字隆字不缺末筆草
野之不謹于禮如此使僅據避諱字斷定寫本時代固
不能無失矣陸氏音義盧抱經先生作考證勘訂至精
惜不及見此本亟爲印行與尙書釋文殘本並傳藝林
焉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古文尙書夏書商書周書殘卷跋

唐寫本隸古定尙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又
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帙之背前後均斷缺驗其書

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自一帙而均未經天寶改字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三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爲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舊本藏於書府人間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尙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別爲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無一存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箸錄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

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貞仿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爲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紀聞所引古文尚書十餘則一若天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者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具在予曩一披覽滿紙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所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爲僞託段茂堂先生亦斥爲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而不能得作僞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

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不可曉嗣讀困學紀聞^{卷二}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傳楊備所讀其均爲郭本可以推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八九而與陸氏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撫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試以殘卷證之商書微子第十七後題尚書卷第五核

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書經籍志亦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陸德明經典敘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是天寶以後改字並不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爲十三卷與此殘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卽舍傳存經亦非二卷所能了卽是一端言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陲幸存至今且得由此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僞又據伯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數百年後竟得作僞者之主名可爲段說左證豈非無偶之快

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遇孫篤信薛書以爲唐宋以來
賴此存古文於一綫爲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
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近聞英倫所藏尙有洛誥有大
禹謨有泰誓深以不得寫影與此殘卷同印行爲可惜
附記其目於此以告好古之士宣統癸丑八月

敦煌本尙書顧命殘卷跋

敦煌唐寫本尙書顧命九行半乃往在京師時就伯希
和君行篋寫影者予得見天寶以前未改字尙書蓋自
此始厥後得敦煌本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影本於伯希
和君又見日本神田氏所藏唐寫本周書泰誓至武成

五篇又得周書洪範以下五篇於海東故家復於亡友
楊星吾舍人許影寫商書般庚上至微子九篇既先後
印行矣而深以所見未逾半爲恨蓋英倫所藏尙有洛
誥大禹謨泰誓東邦岩崎氏得唐寫本予曾見禹貢及
般庚上中下聞尙有周書數篇則未之見也又閱楊舍
人日本訪書志記所藏尙有古寫本第一二及第七至
第十三凡九卷舍人在往昔未嘗以告予今舍人亡所
藏不啻與之俱亡可慨也然去歲林浩卿博士爲予言
東京有內野氏藏古寫尙書全帙則唐本之所無者尙
得以東邦古寫本足之異日當謀之浩卿博士尙得段

付影印則失之於楊舍人者將償之博士並將求岩崎氏所藏而印行之或幸得完有唐書府之舊乎丁巳閏月

敦煌本尚書釋文殘卷跋

敦煌石室遺書在法京者予既影照二十餘種顧以不得見全目爲憾歲壬子吾友狩野子温博士游法京乃手鈔目錄以歸中有尚書釋文殘卷予大驚喜謂必是開寶重脩以前本蓋陸氏原書佚於人間久矣亟走詢博士則以手寫數行見示且爲言存者百有三行不及備寫也因相對歎惋歸卽移書伯希和博士請爲寫影

久不得報及歐洲戰禍作伯希和君從戎轉徙益不得音問今年春忽得法京郵書言將轉官北京使署復言已爲寫影古卷軸十餘種俟戰弭日見寄已又聞其道經滬濱以此釋文詒諸同好時子温亦得影本畀予觀之則堯典舜典完具開首序篇音釋闕焉取校開寶重脩本始知原文遭刪薙者將及半且多存音去釋固不僅去其隸古文字已也雖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方謀付諸影印而王靜庵徵君書來言海上已印行然原本頗闇澹滬上恐不克精印因復借子温博士藏本印入吉石盦叢書中旣成書其後以傳之至此書勝處子温別

有考此不復贅丙辰十月二十四日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跋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五計唐寫本二六朝寫本三唐本甲卷存召南麟趾至陳風宛邱魏風以上無注唐風以下則有之書迹凡拙乃閩里書師所寫然以較釋文所載諸本頗有勝處蓋依據六朝善本也乙卷存國風柏舟至匏有苦葉字迹亦草率二卷均避唐諱六朝寫本之甲卷存小雅鹿鳴以下至卷九後題前十三行書迹甚劣以後甚清勁蓋出兩人手也乙卷存出車至卷九後題書迹略遜然望而知六朝人筆卷末有寅年

淨土寺學生趙令全讀款一行則中唐以後惡札矣丙卷存六月以下至卷十後題書法尤精善此三卷均不避唐諱以上五卷分卷與開成石本同考隋唐經籍志毛詩故訓傳均作二十卷合以此本知開成本分卷仍是六朝相承之舊矣取此殘本與宋元槧本校異同甚多與釋文所載諸本亦多相合亦有釋文所未載者予撰校記四卷入羣經點勘中此不更舉予往者常刺取釋文所載經注諸本異同手錄於諸經之上每憾陸氏但載異文不言得失且多存別構之字盧氏作考證厥功甚偉然亦有未盡舉正者如詩陟彼岵矣陸氏出磴

矣二字注本亦作祖盧氏據五經文字考改磴爲磴是
矣而不知磴乃磴之譌變祖字亦作禮詛字亦作禮故
知磴亦从盧而非宐也如此之類尙多暇當別錄書眉
所記兼采六朝唐人寫本仿盧氏之例加以考證爲六
朝經注諸本異同考以便瀏覽傳世羣經寫本詩爲最
多當自詩始法京所藏此五卷外英京尙有豳風殘卷
雖未得寫影而吾友狩野子温博士直喜曾手記其異
文予得傳寫惟小雅以後不見流傳至爲憾事但聞司
坦因博士再渡流沙所得不少以戰事方殷未曾發篋
或其中尙存殘卷乎爰書以俟之宣統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禮記檀弓殘卷跋

敦煌本禮記卷三檀弓殘卷存賀賀然來以下八十九
行又後題一行卷中民字缺末筆初唐寫本也取校刊
本異同甚多經文之異者如有敘其父者刊本作弒其
父釋文有敘本又作弒下臣敘子敘同此本下臣敘作
弒子敘作敘公懼然失席曰刊本懼作瞿釋文瞿本又
作懼文子其中追然如不勝衣刊本追作退釋文追然
音退亦作退此異文與釋文同者也汗其宮刊本汗作
滂弊帷弗棄刊本作敝帷不弃弗內刊本作弗內也闈
人避刊本作闈人辟之丘聞之也刊本無也字死者如

可作及其知不足稱其仁不足稱刊本三句之末皆有也字謀其身亦不遺其友也刊本無亦也二字昔吾喪姑姊亦如斯姊下原有一字校時除去刊本作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刊本作末吾禁也則釋文所未載至注文異同其妻魯人也注言其魯頓刊本頓作鈍釋文魯鈍亦作頓此與釋文所載別本同者也毋使其首陷焉注陷謂沒于地刊本地作土曾子後入注彌益恭也刊本恭作敬夫子爲弗聞也者注詳不知也刊本作佯不知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注管管鍵也刊本不重管字請總衰而環經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

刊本此作者末吾禁注末猶無也刊本無猶字則均釋文所未及爲舉其略俾得是本者知古寫之可貴也宣統丁巳長至

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

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四甲卷存僖公五年至十五年世字作廿當是初唐寫本而丙與民不缺筆殊不可曉乙卷存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唐諱皆不避確出六朝人手丙卷存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諱丙不諱民殆寫於武德初年丁卷存定公四年至六年唐諱皆不缺筆亦六朝寫本也取以校宋以後槧本異

同甚多予已載之羣經點勘中惜此殘卷僅得全書之什一不知司坦因博士攜歸英京者尙有他卷否也予往在武昌于亡友楊星吾舍人許見所藏古寫本春秋集解桓公殘卷乃舍人得自海東者爲予見古寫本之始詫爲奇寶從舍人乞借校舍人矜惜甚竟不果後十餘年景印于滬上始得以校刊本舍人跋稱是北齊人書然觀桓公十八年傳冬城向注引詩定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二字作中缺末筆之下半避隋諱乃隋寫本非出北齊舍人未之知也又東邦石山寺藏昭公一卷舍人曾見之予屢欲往觀尙未果異日當往假印之

海東古籍叢殘中則合西陲及海東所藏可影寫流傳者凡六卷矣日本經籍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古寫本全帙卅卷今歸彼宮內省圖書寮宣統元年予游東京曾一披覽惜黎蕁齊星使刊古佚叢書時未嘗借刊致不獲流傳人間因印此卷而附及之好古之士當有同感也丁巳長至後二日

敦煌本春秋穀梁傳解釋殘卷跋

唐寫本春秋穀梁傳解釋僖公上第五殘卷前半已損後半尙具書題其存者百三十有九行始僖公八年十二月訖十五年十一月不見作者姓名考范甯春秋穀

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初不知此書屬何家嗣檢集解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胙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胙父哀侯爲楚所執胙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卷中雖辭句小殊此古人引書常例不足爲異知此書爲麋氏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見經典釋文敘錄隋唐兩志並稱信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而不舉解釋之名亦賴此卷知之矣其經傳之文取校今集解本頗有異同而以此

爲優陸氏釋文顧皆不出今略舉之如十年傳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此卷無往字覆酒於地而地竟此卷無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卷子上有則字子何遲於爲君此卷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此卷過字作遇注言吾子之情未有待遇汝以切急知麋本確是遇非過之誤明則麗姬必死此卷無明則二字宋余氏槧本集解無明字有則字不若自死此卷無自字十二年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此卷作春王三月石經及余本與此卷同左氏公羊二月並作三月十五年九月傳諸侯五此卷五下有廟字又夷狄相敗此卷狄下有自字如是之類義皆優勝可補陸氏之闕又以文中避諱諸字考之世子作太子

治作理知是卷爲高宗朝所寫書迹精雅爲唐寫本中之至佳者麋氏此注楊氏疏中偶有徵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亦尙引其書似北宋初尙存然晁陳諸家書目均不及殆天水初葉祕府僅存人間已久佚耶往者伯希和君寄影本至京師知爲佚籍苦不能得作者姓氏今一日考知之當移書伯君萬里之外當亦拊掌稱快也癸丑七月望後二日

敦煌本春秋穀梁集解殘卷跋

春秋穀梁集解起莊公十九年盡閔公二年前佚數行後題春秋穀梁莊公第三閔公第四合爲一卷又後題

龍朔三年三月十九日書吏高義寫又記用紙數及字數考六朝以來穀梁集解分卷十二每公爲一卷此以莊閔合卷亦六朝別本陸氏音義于莊公十九年下注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閔公合卷正與此本合也經注校以今本異同甚多其與釋文別本合者如十九年傳不以難介我國也今本介作邇釋文邇本又作介蓋古爾字作尔介古作尔形似易混也廿三年經曹伯亦姑卒今本亦作射釋文射本或作亦廿四年傳棗栗鍛脩注取斷斷自脩勅今本勅作整釋文作脩飭注本或作勅或作整廿七年傳衣冠之會十有一注僖元年會

于杙今本杙作檉釋文檉本亦作杙廿七年杞伯來朝
注蓋時王所黜也今本黜作紕釋文紕本又作黜卅年
傳以齋終也注齊絜也今本齋作齊釋文齊本亦作齋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路姑今本路作洛釋文洛姑一
本作路姑二年夫人姜氏遜于邾今本遜作孫釋文孫
本或作遜此與釋文所稱一本合者也有與宋本合者
十九年傳其遠之何也今本無之字余仁仲本有之廿
二年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注視比也今本比誤作此余
本作比閔元年傳其言齊以累桓也今本桓譌相余本
作桓二年吉祈于莊公注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今

本又譌之余本作又此與宋槩合者也廿八年臧孫辰
告糴于齊注臧孫臣告糴于齊今本臣作辰陸渚張洽
並云穀梁作臣此又與唐宋人所見本合又有不見釋
文而可確定此本是而今本誤者如十九年傳避要盟
也注不則此行也有辭今本作不則止此行有辭也廿
二年傳高侯伉也注與公敵禮今本禮譌體廿三年祭
叔來聘注祭天子寰內諸侯今本祭作祭叔又公至自
齊傳注他皆放此今本奪他字卅一年築臺于薛注薛
魯邑也築臺于秦注秦魯邑也今本魯邑均作魯地閔
公第四題下注閔公名開莊公之子子般庶弟也惠王

十六年卽位今本全佚此二十字此外經傳及集解中異同甚多予已載之羣經點勘中特舉其略於此此本爲當時官府寫本故書法甚精卷內慶字皆缺末筆考唐代諸帝無名慶者此或是嗣道王府吏爲嗣道王所書故避道王元慶諱與附記于此以竢考宣統丁巳長至後三日

論語鄭注述而至鄉黨殘卷跋

鄭注論語唐以後久佚宣統庚戌東友內藤湖南富岡君攜兩君先後寄其國本願寺主大谷氏所得西域古卷軸影本至京師中有論語子路篇殘注九行予據詩

棠棣正義所引定爲鄭注已詫爲希世之寶爲印行矣越四年法友伯希和君又寄此卷影本至則由述而至鄉黨凡四篇視前所見逾十倍每篇題之下皆書孔氏本鄭氏注楮墨書迹與本願寺本不殊蓋是一帙而紛失者也考何晏論語集解敘謂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又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皇侃注考校齊魯二論亦注於張論也今此卷明箸孔氏本一若所注爲古論者而考其篇次則太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固明明同魯論知何敘皇注爲可信顧孔訓世既不傳此卷乃題孔本

初不可曉且陸氏經典釋文亦言鄭校周之本以齊古
讀正凡五十事與何皇說略同乃反復考之釋文所舉
鄭氏校正諸字則皆改魯從古無一從齊者始悟此卷
所謂孔氏本者乃據孔氏古論改正張侯魯論而何皇
諸家謂考校齊魯者蓋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
從之見集解鄭君既注於張論則不異兼采齊論其實固
僅據古以正魯也此卷寫官漫題孔本雖不免小疏然
因此而得知其實亦可喜矣釋文又云鄭以齊古讀正
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
者非也今考鄭君校正五十事釋文所著不及十五述

而以下四篇中載鄭君據古正魯者得八事而校以此
卷則僅載其一則與陸氏鄭本或無此注說合然此卷
有美玉於斯節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則釋文
未及徵引此殆五十事之一又可據以補釋文者也陸
氏所見鄭本與此本異者四事釋文陳司敗注鄭以司
敗爲人名齊大夫此卷則作陳司敗齊大夫蓋名御寇
子疾注鄭本無病字此卷則有病字空空如也注鄭或
作恠恠此卷則作空空陸言或作則鄭本始有兩端注
鄭云末也此卷則作兩端猶本末凡斯殊異率此爲優
則斯卷者不僅爲今日幸存之祕籍其在有唐亦鄭注

中之善本矣鄭君此注既久佚吾鄉陳仲魚徵君以前人所輯鄭注古文論語爲不備且鄭注本非古文乃以集解爲本采輯古注爲論語古訓集解之外蒐輯鄭注獨多今校以此卷知前籍徵引每多違迕有誤以他注爲鄭注者集解不義而富且貴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今卷中所注與此全異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踧踖如也鄭注踧踖恭敬貌此卷則作謙讓貌集解引馬注踧踖敬恭貌也是誤以馬爲鄭也世說新語注引式負版者鄭注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事也此卷無是語集解及文選華子岡詩注

並引孔注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是誤以孔爲鄭也有誤以鄭注爲他注者集解朋友死注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又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今檢此卷並是鄭說此誤以鄭爲孔也又有徵引鄭注而不標明者士相見禮正義引鄉黨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陳仲魚徵君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與注往往不爲區別今檢此卷則確是入公門節注但其文作自此已上謂圖事於廷攝袞升堂謂圖事於堂字句小殊耳集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

也又君賜食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此二事
不標注者姓氏似爲何氏之言而校以此卷亦爲鄭義
殆作集解時一時偶疏也至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
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
陳徵君謂與集解異爲鄭可知並據李膺傳注吳志步
騭傳並引論語恂恂然善誘人謂鄭注魯論循循作恂
恂今檢是卷則實作循循亦無恭順貌之注而鄉黨恂
恂如也注則曰恂恂恭順貌也此誤以鄉黨篇注入子
罕也又集解賓退注鄭曰邢本如此復命白君賓已去也皇
本高麗本作孔曰今此語實在卷中則邢本是而皇本

高麗本誤矣又古人引書往往附加己意以足之後人
不能分別如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
時也既夕記疏所引則此句下更有一日之中三時食
七字核以此卷則但有上句知下七字爲引書者附加
初非鄭注所有以上數者均賴此卷之存得是正者也
鄭君此注多根據禮經殆成于禮注既成之後晚年所
寫定集解采二三而遺六七天佑斯文俾不終闕於窮
裔石室豈非治鄭學者之至寶耶表章流傳予之責矣
爰影印以詒當世至經文異同別爲校記入羣經點勘
中茲不更出癸丑五月二十四日

論語鄭氏子路篇殘卷跋

唐寫本論語子路篇殘卷九行前三行每行上下均缺損後六行每行下損數字至十數字不等乃日本本願寺主大谷伯爵光瑞得於中亞細亞取以校日本正平本集解及皇侃義疏本異同甚多如鄉人皆惡之上下兩句雖缺然鄉字上有如字之字下略見何字之一二畫是此本作鄉人皆好之何如鄉人皆惡之何如二句之間無子曰未可也句悅之不以道不悅也此本無也字悅之雖不以道悅也此本悅也作則悅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此本作及其使人求備焉剛毅木訥近仁此本

近上有斯字兄弟怡怡如也

今本無如也二字高麗本皇本正平本均有之文選

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三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亦同此本無也字

以不教民戰此本民作人是謂棄之棄作柔乃棄之譌均避唐諱此正文之異也至注文與集解不合初不知為何氏所作嗣觀詩棠棣正義引鄭注論語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今此本注切切勸競貌慙慙謙順貌怡怡和協貌知此殘卷實為鄭君注詩正義所引有譌奪也論語鄭注亡佚已久此所存雖不盈一紙烏得謂非人間之至寶耶宣統三年二月

敦煌本春秋後國語略出殘卷跋

孔衍春秋後國語略出殘卷巴黎圖書館藏前端殘闕
而中間每篇出書題及撰人名計存趙語第五韓語第
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後有番書尺許此書唐
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別史類均著錄作
十卷孔衍字舒元魯國人晉明帝時官廣陵太守見晉
書儒林傳劉知幾史通內篇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
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
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燕楚
三晉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
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

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其書
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
之此義自比於邱明者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
聚豈多嗤乎云云予案據諸書所言則此書紀述七國
總爲十卷而是殘卷則僅百四十八行已有趙韓魏楚
四國紀事簡略殆已得全書之半初以爲疑及以予所
藏秦語及巴黎所藏魏語兩殘卷校之則詳略大異蓋
彼二卷爲衍原書此則刪節之本唐人所謂略出者也
宋初敕撰太平御覽引後語六十餘事剡川姚氏亦據
以勘正國策然姚氏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則南宋之

初已不易遘玉海言通鑑外紀引此書元吳師道國策
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是亡佚於
宋元之際故深甯已不得見矣御覽所引後語並出注
文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御覽所引未知爲衍本注
抑李昉等所增予案姚氏補高誘注戰國策卷一顏率
下續注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又謀於葉
庭之中續注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
章華庭以是證之知御覽所引確是後語原注非李昉
等所增也明矣又據御覽服章部魏太子擊逢田子方
於朝歌注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考衛州之名始於

五季宋世因之御覽成於太宗朝已引注文則作注者
殆爲五季人又可知也至此書與國策史記異同別校
錄之而第考其傳佚與其可貴者於卷尾癸丑六月望

敦煌本春秋後語秦語殘卷跋

春秋後秦語第一殘卷前後斷損存字九十五行予以
宣統庚戌得之燕市蓋石室藏書由敦煌解送學部時
爲人所盜鬻者也初不知爲何書檢宋本白氏六帖卷
四鼎類引後語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
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曰秦无道欲興師求周之鼎
君臣計不若歸齊卽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

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卽獻鼎不識何塗之所從王曰塗
於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
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之華亭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
止之云云今檢此卷則正在卷末又國策卷一紹興刻
川姚氏
本秦興師臨周章姚宏續注引後語校勘同異與此卷
亦合知此爲春秋後秦語矣今以校國策知姚氏所舉
疏漏尙多而六帖所引率與此同今列舉之國策周君
患之此卷作周顯王患之六帖引亦作顯王患之姚校
於秦
興師臨周下注周顯王後語此注應在周
君患之句周君二字下誤列臨周句下也謂齊王曰此
卷作謂齊宣王曰姚校同夫秦之於無道也此卷作秦

之無道六帖引作秦无道今國策乃衍於字不若歸之
大國此卷大國作大王姚校
未舉使陳臣思將以救周此卷
陳臣思作田恆姚校
未舉少海之上此卷作小海六帖引同
謀之於葉庭之中此卷葉庭作華庭六帖引作華亭姚校
引後語作章華之
庭所見本與此異所以備者稱此此卷備作鈎姚校
未舉傳
世國策以剡川姚氏本爲最善乃一章之中譌誤已至
此然徵此卷亦安所取正乎孔衍是書據諸家所述則
紀錄七國都爲十卷今所存雖僅二三殘卷其分卷大
略尙可考見往在京師晤伯希和君出其所得敦煌書
目中有孟說秦語中第二爲予言其書頗似國語予當

時卽疑爲孔衍書而苦無左驗今考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史記秦本紀稱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所謂孟說秦語中第二者殆因秦事實較多分爲三卷此卷終於武王二年後有關損然多亦不過十數行乃秦語上第一其秦語中首端敘孟說事遂以首章記卷古書之例皆然秦語既有上中必有下卷可知秦語以後齊趙韓魏楚燕各爲一卷略出本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故據以爲次惟齊燕二國不知孰先後耳合之秦語三卷共得九卷其末卷當是敘目否則齊趙韓魏楚燕六國中或尙有一國

事實較多分兩卷耳此卷書寫不精殆出於有唐中葉楮墨闇澹故久不得售予一見詫爲瓌寶以重值得之卷背記張義潮事實爰附印於張延綬傳後而以此卷與略出本同印之癸丑六月十七日

敦煌本春秋後語魏語殘卷跋

春秋後魏語殘卷百二十行亦巴黎圖書館所藏首尾均損不見書題而以略出本證之知爲春秋後魏語略出本魏語僅記樂羊爲將文侯飲酒西門豹治鄴襄王爲中天之臺秦始皇帝與鄢陵君易地凡五事此卷雖殘闕然尙得十事中間又有闕損趙惠文王惡范痤章

佚後半吳起去西河章佚前半而襄王爲中天之臺及秦易鄢陵君地二章則兩卷均有之知此卷爲後語原本確無可疑且以此卷例之知略出本所刪節蓋十六七矣此書絕於人世者垂七八百年一旦出於窮荒萬里之外予復得伯希和君之遺珠俾今日得會合印行豈非快事惜秦語中第二尚不得見當更求之伯氏延津之合期諸異時展對之餘已爲神往矣六月二十日近讀英京所藏敦煌書目有春秋後秦語下則秦語果分三卷又有春秋後語注存楚第八燕第十則此書卷第可考者卷一二三爲秦語五爲趙六爲韓七爲魏八

爲楚十爲燕所不可知者卷四及卷九耳疑四爲齊九則楚之下卷也又予定御覽所引後語注非李昉所增今英京本楚語燕語有注又爲鄙說得一證矣是年十一月又記

敦煌本漢書王莽傳殘卷跋

唐寫本漢書王莽傳殘卷存三十八行起馳白更始而訖于餘分閏位卷中世民二字缺筆蓋書于太宗時也以校今本有可據以勘正者如城中無行人今本作城中無人行王莽始起外戚枝葉今本脫枝葉二字又乘四父世業之權今本世業作歷世亦有天時今本奪有

字是以四海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今本作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皆以此爲得僅三十餘行耳而所得已如此甚矣古寫本之足貴也丁巳仲冬

敦煌本晉紀殘卷跋

此卷前後殘損無書題記晉元帝太興二年事其存者始於二月訖於六月計百五十一行約二千八百言考隋唐書經籍藝文志有晉一代別史至多此卷體裁編年繫月乃晉陽秋晉紀之類此類作者亦多至十餘家不知果出誰氏觀此卷僅存五閱月中事實已將三千言其卷佚必宏大卽元帝一朝殆亦殆亦將二三十倍

於是卷晉書鄧粲傳載粲箸元明紀十卷此或粲書耶此卷雖僅百餘行然以較晉書多可補正晉書元帝紀記石勒僭位在太興二年十一月戊寅此卷則在正月元帝紀記二月周撫之誅四月陳川之叛與此同而此卷所記較紀爲詳五月王敦表辭荊州牧晉書敦傳亦載表文惟詳略與此頗異此卷表後有元帝答詔則傳所不載第云帝優詔不許而已元帝紀五月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於淩儀王師敗績祖逖傳則云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

故城住西臺紀傳所述卽是一事而勝敗相反考之此
卷記平西將軍元帝紀作平北將軍祖逖傳劉琨與親
軍又作鎮西均平西之譌紀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
譌西爲北傳譌平爲鎮也 伐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
救之狄卽逖之入左伏肅先馳狄設伏謝始射而殺之
虎乃退遂掠豫州諸郡徙川襄國留桃豹屯於川臺與
祖逖傳正同知元帝紀言王師敗績者誤也段匹磾領
幽州以疑害劉琨晉人離散往依邵續於厭次事見磾
傳而元帝紀於太興四年記石勒攻厭次陷之撫軍將
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於勒而以前並不記磾奔厭次
事磾傳亦不箸奔厭次之歲月此卷則於六月記段磾

旣爲末波所敗殺太尉琨石勒遣孔萇侵略范陽諸郡
磾部離散且飢是月奔於厭次可補晉書紀傳之疏略
晉書劉琨傳載琨故從事中郎盧湛崔悅等上表理琨
繫其事於太興三年據此卷則在二年六月又琨傳載
湛等表文與此卷詳略互異表文中將軍姬澹琨傳作
箕澹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載晉劉琨嘗遣
將軍姬澹帥衆十萬討石勒則作箕者非也琨傳子姪
四人俱被害而所錄盧湛等理琨表則言父息四人從
兄二息史臣作傳旣明載是表而記述乃自牴牾此卷
則作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三人則子姪遇害者

且六人矣此卷盧諶崔悅理琨表之前尚有温嶠一表亦全錄其文琨傳則但云太子中庶子温嶠亦上疏理之而已嶠傳則不及此事琨之贈諡傳繫於盧諶等理琨之後不明箸年月此卷云至四年秋乃下幽州刺史弔祭知理琨在二年而弔祭則尚在四年此卷記六月己卯加太常賀循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隗爲丹楊尹元帝紀己卯作己亥又不及隗尹丹楊事劉隗傳太興初兼侍中尋代薛兼爲丹楊尹據此卷知在二年六月也此卷僅二千餘言耳而以校晉書所得已如此若得全卷其所刊正更將何如令我夢想不能

自已矣又此卷書法至精其中別構之字與六朝碑版同而隋唐諸帝諱若忠堅虎炳淵世民等字皆不諱爲隋唐以前寫本無疑雖不能確指爲何代然今日得見六朝精寫本文字之福遠過前哲可不與藝林共寶永之乎癸丑五月二十六日

敦煌本水部式跋

此卷首尾皆缺不見書題檢宋本白氏六帖卷二十二類水田引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門堰清水恆佳爲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邊多卽上下用水處相開放還入清水三月六日已

前八月二十日已後任開放之云云正在此卷中知此書爲水部式也考唐六典唐律一十二章令二十有七篇格二十有四篇式三十有三篇此水部式蓋三十三篇之一有唐初葉式凡四修曰永徽曰垂拱曰神龍曰開元此卷不知屬何時矣六帖所引文多不可通以此卷校之數行之中得異文二譌字五奪字三六帖置斗門此卷置作箸任開放之卷作亦任開放清水恆佳爲五分佳乃準之譌雨水邊多邊乃過之譌三月六日作二月一日二十日以後作三十日以後高陵界界上有縣字卽上下用水處相開放卽下有與字相下有知字

六帖並奪佚予所據之六帖乃宋槧本譌奪尙爾不知明以後刊本更何如也更以校六典及唐書百官志得據是卷訂正其疏誤者凡十事六典水部郎中條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橋置水手二百人仍置竹木匠十人今檢此卷則置竹木匠十人下有在水手數內句知非水手以外別有竹木匠故下文又有蒲津橋水匠一十五人之文水匠乃合水手竹木匠稱之六典刪在水手數內五字則似水手以外別有竹木匠名額矣六典大陽蒲津竹索每年令司竹監給竹今檢此卷則作每三年非每年也六典孝義橋所須竹索取河陽

橋退者以充今此卷則云孝義橋所須竹蒿配宣饒等
州造送其洛水中橋竹此三字已不可見參以他條知是此三字蒿取河陽
橋故退者充六典誤洛水中橋為孝義也此均六典之
疏誤也六典修理河梁橋梁此卷作陽六典大陽蒲津
橋於嵐石隰勝慈等州材木送橋所造材此卷作採又
六典刊本之譌字矣六典都水使及唐書百官志河渠
署令注每渠及斗門有長一人百官志水部郎中條言
京畿有渠長斗門長不
言幾今此卷云藍田新開渠每斗門置長一人有水槽
處置二人百官志諸津令條天津橋中橋則衛士拚掃
此卷作令橋南北捉街衛士灑掃所有穿穴隨即陪填

唐志省去衛士上數字不知為何等衛士矣百官志諸
津令注唐改津尉曰令有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
事三人津吏五人橋丁各三十人匠各八人此卷作都
水監三津各配守橋丁三十人三津仍各配木匠八人
唐志省都水監三津諸字語乃囿圖不可通矣百官志
河渠署令注有漁師十三人此作都水監漁師二百五
十人其中長上十人短番一百二十人明資一百廿人
六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河渠署文與此同志不知何以誤為十三人百官志
諸津令條灞橋永濟橋以勳官散官一人蒞之此卷作
灞橋永濟橋差應上勳官並兵部散官季別一人折番

檢校其義乃二橋每季以一人檢校其人差應上勳官
並兵部散官更番充之唐志節省其文義乃全晦格式
文字與律令同未容隨意增損點竄六典專述典制尙
不免此弊歐公素持文省事增之旨其疏失更無足異
矣然使此卷不存亦烏乎是正之又唐代轉漕於水陸
常運外曾行海運兩書食貨志中顧不載之予徧檢紀
傳及會要石刻冊府元龜杜甫詩得十一事知由貞觀
以訖開天屢屢行之咸通中再行之舊唐書崔仁師傳
征遼之役詔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
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

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滯失期除
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此一事也冊府
元龜卷四百九十八太宗貞觀十七年時征遼東先遣
太常卿韋挺於河北諸州徵軍糧貯於營州又令太僕
少卿蕭銳於河南道諸州轉糧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銳
奏稱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
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島接連貯納軍糧此爲尤便詔
從之於是自河南道運轉米糧水陸相繼渡海軍糧皆
貯此此二事也登州司馬王慶墓誌萬歲通天元年白
虜趙趙鋒交碣石天子詔左衛將軍薛訥絕海長驅掩

其巢穴飛芻輓粟霧集登萊除公行登州司馬仍充南
運使糶粟齊山飛雲蔽海三年歎美僉曰得人聖歷年
運停還任此三事也李昊墓誌萬歲登封年以門子宿
衛蘭錡尋拜務州武義縣主簿充海運判官天塹無涯
連檣百里風濤之下舟楫所難軍實指期不差一息此
四事也唐書姜師度傳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巡
察兼支度營田使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
功多遷司農卿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七記師度約舊
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備海南運
糧與傳所
記略殊此五事也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七年幽州
節度使增領河北海運使唐會要玉海卷一百
八十二引開元二

十七年十二月李適之爲幽州節度使河北海運使此
六事也杜甫後出塞詩雲帆轉遼海粳粟來東吳此七
事也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八月淄青節度使承前
帶陸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此八事也舊史懿宗
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廣州乏食
潤州人陳磻石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
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
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州矣執政
是之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
承訓之軍皆不闕供此九事也又舊史懿宗紀咸通五

年五月丁酉詔曰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令三道據所搬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雇入海舸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足外輒不更有隔奪妄稱貯備其小舸短船到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云云此十事也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八年三月通鑑作二月安南高駢奏南邕管水路通鑑作海路湍險巨石梗途令工人開鑿訖漕船無滯全唐文卷八百有二載高駢請開海路表又卷八百有五載裴鏘天威逕新鑿海派碑均述此事此十一事也前八事爲太宗武后中宗元宗德宗四朝海運事實可考

者後三事則懿宗朝復行海運之事實此卷載滄瀛貝莫登萊海泗魏德等十州共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運二千人平河宜二年與替又云安東都里鎮防人糧令萊州召取當州經渡得勳人諳知風水者置海師二人拖始卽舵字師四人隸蓬萊鎮令候風調海晏併運鎮糧所記海師拖師水手之制足補紀傳諸書所未備兩史食貨志謂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然唐之海運行之數世烏可不載兩志乃均削而不箸幸散見紀傳及諸書石刻及此卷中得知涯略明邱瓊山謂唐代海運見於杜

詩可謂疏矣予故采摛之附載於此俾言唐代史事者有所稽焉癸丑六月九日

敦煌本闡外春秋跋

李荃闡外春秋十卷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子部兵書類均著錄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亦載之云唐少室山布衣李荃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四庫全書錄荃所撰太白陰經八卷總目云荃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荃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

終云云今傳本太白陰經則前有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表末作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鄙拙當是偽託序署永泰四年考永泰無四年二年十一月即改元大曆作偽之迹顯然至進表前有臣荃少室書生才非武職而後又有臣自風塵悖亂牧□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裨之職未展縱橫之謀云云前恭後倨又自謂牧□邊陲戰伐常勝幽州去兩京密邇並非荒裔何以史家絕不一及其功

伐且並其名氏而遺之揆斯情實誣僞可知仙家紀傳
例多難信序表所署亦復相類而此卷署題作少室山
布衣與陳氏所云正合意荃或竟以布衣終耳荃事實
雖不可考見而所箸書太白陰經以外又注孫子散見
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中則雖佚實存此書不知佚於
何時直齋尙親見其書記其起訖是宋代尙有完帙此
僅存第四五二卷其紀述但具兩漢與班范二書時有
同異蓋其時謝華諸家之書尙存則此書者可爲攻治
班范諸史者考鏡之資亦可寶矣往在京師伯希和君
爲言此書存第一四五共三卷今僅得二卷異日當更

乞第一卷俾得並傳尙亦伯君所贊許乎歲在癸丑五
月二十三日

敦煌本張延綬別傳跋

張延綬別傳河西節度判官張□撰傳稱延綬爲河西
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
陽張公字祿伯第三子以光啓三年三月授左千牛兼
御史中丞傳卽作於是年冬考舊唐書宣宗紀張義潮
以大中五年獻瓜沙伊肅十一州其年冬置歸義軍於
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新史吐蕃傳咸通八年義潮入
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

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軍節度使
此傳稱延綬父爲河西節度使舉其字而不名李氏再
修功德記述義潮之壻李明振修寺功德立於乾甯元
年碑末附記有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伊西
已泐淮深當是明振妻兄妻弟前沙瓜伊西□河節度使張淮深以上
記中又有義立姪男秉持旄鉞語是河西節度自大中
以後乾甯以前三十餘年間皆張氏世守之明振妻之
姪男不知何名然嗣義潮者爲淮深嗣淮深者爲淮深
淮深以後尙有嗣者雖中間沙州偶有篡奪然不久卽
滅詳予所作張義潮補傳中張氏之主河西殆終唐之世延綬不知

爲淮深抑淮深之子要爲義潮諸孫行傳稱僕射之政
遠藩歸仁塞下清晏是光啓三年延綬之父方任節度
西河無事延綬且以蔭得官豈有如吐蕃傳咸通十三
年曹義金已代張氏之理且舊五代史吐蕃傳稱唐莊
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
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使是義
金之守歸義軍在同光之初上距咸通將六十年淮深
守歸義時義金當尙在襁褓何能遂領州事薛史卽有
譌誤是傳必得其實以此證之唐書之譌成鐵案矣此
傳語多駢偶文筆拙滯延綬亦無事實可稱然可正史

氏之譌則可喜也傳後署光啓三年閏十二月考唐自穆宗長慶二年迄昭宗景福元年均用宣明術依術推之是年乃閏十一月非十二月證之通鑑考異所引妖亂志十國春秋均合惟舊五代史梁本紀則是年十二月後亦書閏月與傳正同初不可解嗣讀英法兩京敦煌書目法京有同光四年具注歷後題隨軍參謀翟奉達英京藏太平興國二年具注歷後署押衙知節度參謀翟文進撰始知西陲所用歷書卽撰於本土非中朝所頒故推步不免疏誤與至梁紀何以與此傳正同仍不可解箸之俟考

敦煌本貞元十道錄跋

殘地志十六行存劍南道十二州曰姚曰協曰曲曰悉曰柘曰靜曰保曰霸曰維曰真曰恭曰翼每州之下記所管縣名土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州之里數取以校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及新舊唐書地理志異同至多諸書且於十二州數亦不全備通典遺曲真霸協四州元和志遺保霸二州新志遺協翼僅於真州下再見翼州之名二州各州所管諸縣各書亦參差不合如姚州領縣四曰姚城長城長明瀘南通典及新志作領縣三曰姚城長明瀘南無長城輿地廣記及太平寰宇記同元和志作姚城長明長城

而無瀘南舊志則但有瀘南長明並無姚城長城協州
領縣三曰東安西安湖津元和志舊志並與此同惟湖
津元和志作胡津曲州領縣二曰朱提唐興元和志舊
志新志新志列曲州於羈縻州中戎州所隸各州內不入劍南道太平寰宇記均與
此同悉州領縣三曰識白左封歸城通典新志作領縣
二曰左封歸誠元和志則有識白與此卷同柘州管縣
二曰柘縣喬珠通典元和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並
與此同寰宇記柘誤作拓而舊志則不載領縣靜州領縣二曰
悉唐靜居通志及舊志與此同惟靜居通典作靜川舊
靜居縣界有靜川元和志新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則二縣

外別有清道保州領縣四曰定廉歸順雲山安居新志
同舊志及太平寰宇記則無安居通典則保州作奉州
雲山郡但領定廉一縣霸州領縣四曰安信牙利保甯
歸化新志及太平寰宇記與此同舊志則但一縣曰信
安始安信之誤維州領縣二曰薛城小封舊志與此同通典
作領縣三曰薛城定廣小封元和志作薛城定廉鹽溪
新志又作薛城通化注本小封歸化真州領縣四曰真符雞
川昭德昭遠元和志及新志與此同舊志及太平寰宇
記則無昭遠恭州領縣三曰和集博恭烈山諸書並與
此同翼州領縣三曰衛山翼水峨和元和志及輿地廣

記與此同通典舊志太平寰宇記作領縣四曰衛山雞川翼水昭德綜觀諸書所記諸州領縣惟協曲柘恭四州諸書悉同餘八州則異同殊甚雖未能盡決其得失然維州所領縣元和志有鹽溪考新志薛城注貞觀三年置又析置鹽溪縣永徽元年省入定廉則鹽溪永徽中既已併省不應別出至通典記維州領縣有定廣殆由定廉致譌而定廉已割屬保州亦不應更隸於此新志維州領縣又有歸化考此縣已屬霸州不合於此重出則元和志與通典新志誤也翼州領縣通典及舊志有雞川昭德舊志又云此二縣開生獠新置太平寰宇

記言唐書云開生獠置不述年月考新志於真州昭德注顯慶元年開生獠置本隸悉州天寶元年隸翼州又雞川注先天元年析翼水縣地開生獠置本隸悉州天寶元年隸翼州雖不言由翼隸真之年而二縣之開置一在顯慶一在先天則瞭然可知元和志及新志均以二縣隸真州不應仍隸於翼則舊志仍通典之舊者誤也而此卷則均不誤惟姚州領縣此卷作姚城長城長明瀘南考之新志謂瀘南本長城故元和志有長城無瀘南新志有瀘南無長城此卷則長城與瀘南並列爲不可解耳至各州距兩京道里各縣距州道里與諸書

亦多不合姚州注上都三千一百里元和志作四千
三百里通典及舊志作四千九百里東都三千九百
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八百九里通典及舊志不
記距東京里數長城
注州北五十元和志作南至州五里長明距州里數
元和志與此同協
州注上三千一百舊志作四千里東三千九百六十里
元和志則距兩都里數並與此同西安注州西卅七元
和志作二十七湖津距州里數
元和志與此同曲州注上三千三百里
舊志作四千三百二十里元和則與此同東四千一百
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三百三十里舊志不載距
東都里數唐興
注州東五里元和志同悉州注上三千九十五里東四

千一百六十里通典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
京二千七十六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三百里至東都
三千二百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七百五十里至東都
三千八百里柘州注上三千一百里東三千七百里通
典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
上都二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三十里靜州
注上三千四百五十里東四千二百五十里通典去西
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上都二
千二百九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舊志至京師
三千一百里

舊志云至京師里數與
當州同此據當州書之

百四十里舊志同東二千五百九十里舊志至東都三千
七百九十里通典奉州雲山郡去西京二千霸州注上
三千一百二十里東三千四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
千六百三十二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維州注
上三千七百四十里東三千九百四十里通典去西京
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元和志至
上都二千八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六十里真州
注上三千六百里東三千八百里元和志作至上都二
千一百八十里至東都三千四十五里舊志至京師三
千里至東京三千八百五十里恭州注上三千一百二

十里舊志同東三千八百里舊志無距東京里數通典去西京三千
一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里元和志至上
都三千三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翼州注
上三千里東三千六百里通典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
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四百
二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九
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八里此卷與諸書既
異而諸書亦互相差池則末由決其異同得失矣至各
州貢賦校以元和志新志亦間有不合如悉州貢麝香
聲牛尾當歸班布蜀馬元和志載開元貢有麝香當歸

羌活犛牛酥並尾而無班布蜀馬新志亦無班布蜀馬
而有柑與麩金柘州貢麝香羌活當歸犛牛元和志載
開元貢無犛牛新志則無犛牛而有升麻靜州貢與柘
州同保州貢與靜州同元和志靜州開元貢麝香犛牛
酥新志作麝香犛牛尾當歸羌活新志保州貢有麩金
無羌活當歸霸州貢石蜜升麻麝香新志失載恭州貢
麝香羌活當歸元和志失載新志與此同而列出升麻
翼州貢麝香當歸犛牛大黃元和志載開元元和兩貢
均無當歸犛牛大黃而別賦麻布凡是異同雖亦無由
決其得失而可據補元和志及新志之闕遺亦可喜也

此卷不見書題及撰人名然據卷中所記考其時代及
以宋樂史所言定之殆即賈耽貞元十道錄觀首行有
當悉恭柘真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語是作書之年
僅存姚協曲三州考新志載松州廣德元年沒吐蕃其
後松當悉靜柘恭保真霸乾維翼等爲行州以部落首
領世爲刺史是十州之廢在代宗廣德以後元和志記
協州以天寶十三年沒蕃貞元九年南詔又以其地內
屬今此卷協州未廢則作於貞元協州內屬之後可知
又卷中所記諸廢州中若當若悉若真若翼元和志並
載元和貢是四州當元和時復內屬此尙稱已廢則作

於元和以前又可知貞元元和之間僅隔永貞一年則此書作於貞元時代可以確定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峨和縣下言此邑見貞元十道錄今峨和之名明記卷中可爲此卷卽賈耽貞元十道錄之確證據唐書藝文志十道錄凡四卷其書本非詳博故樂史進太平寰宇記表有編修太簡之譏此卷則又似略出之本然賈耽爲輿地學專家此書殆與所撰地圖皇華四達記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九州別錄諸書當參互考證其所記必精確此雖僅存片紙仍當寶之如球圖矣雖寫錄未精復多譌字如悉州之悉作恙作急真州譌作直州姚

城譌作姚誠東安譌作安東歸誠郡譌作歸城郡靜川郡譌作靜永永始水之譌郡天保郡譌作大保郡雞川譌作維川昭德昭遠譌作照德照遠然均得就他書校正之要不害其爲鴻寶也癸丑十月三日

敦煌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跋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開首斷缺存河東道州府八曰晉曰太原曰代曰雲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例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爲後世地志體例所自昉唐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纂錄凡九卷韋澳撰一作處分語今以校

元和郡縣圖志卷中所記建置沿革皆本圖志其事迹山川風俗物產則有所損益物產後或附處分語然此八州府中惟蔚州潞州有之此爲全書中一明目唐志徑以爲一作處分語認爲書名誤也澳仕宣懿兩朝卓然爲一代名臣宣宗勵精圖治洞知外事是書頗簡略或澳撰以供幾餘之覽者耶此書既依據圖志取以校勘可據以是正誤字圖志潞州入到西南至上都一千三百三十里此卷作一千二百四十六里圖志晉陽縣晉澤溉田周迴四十一里此卷作四十餘里圖志祁縣有胡甲水此卷作護甲水圖志記此水東南自潞州武

鄉界流入而於潞州武鄉縣亦正作護甲水可證作護甲者是圖志祁縣下作胡甲者非也亦有可補唐志疏略者代州條記武德四年置代州都督府今爲刺州理所兼置代北水運使院考代北水運地理食貨兩志均不載惟新書盧坦傳記遣吏案泗州刺州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獻事及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事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載開成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悰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州開成二年移院振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輿狀言移院不便請依舊移代從之則兩史紀傳亦不之及此卷代州有使院蓋在杜悰奏復之

後也嘗謂有唐一代制度表志所述多依據六典通典中葉以後無記制度專書故表志率詳於中葉以前憲穆以後之制大半闕如時見一鱗半爪於紀傳中史臣不能悉心鈎擷一一載入表志嘗欲就紀傳所記參以唐人文集中所載以補諸志所未備顧勿勿未就今讀此卷若助成予志者暇當卒就之也此卷繕寫多譌奪如太原府條天寶元年改北都爲北原原字乃京之譌晉水注伯遏晉水伯上奪智字牢山注劉聰遣子榮榮字乃榮之譌代州勾注山注漢高不聽敬之說敬上奪婁字雲州條開元十八年後置雲州及雲縣縣上奪中

字嵐州條隋大業中於靜東縣界置樓煩郡靜東乃靜樂之譌略舉於此以諗讀是書者癸丑五月晦

敦煌本沙州圖經跋

沙州圖經殘卷首尾缺佚其存者長不踰三丈始於水渠竟於歌謠敘述詳贍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如苦水獨利河興胡泊及三澤二堰均不見於他地書七渠之名僅都鄉渠一見於使于闐記圖經又分一渠名都鄉渠案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始即此渠鹽池三所元和圖志則舉其一而遺其二圖經東鹽池水在州東五十里案元和圖志作鹽池在縣東四十七里即此池也而不及西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北兩池

名稱建置均為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所記十六國時諸涼遺事取校崔鴻書如張體順之譌張慎渠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今本北涼錄作張慎誤體順於李暠時為甯遠將軍李歆時為左長史見西涼錄殆西涼亡而仕北涼宋承義之誤宋承郡有惠政案宋承義今西涼錄作宋承義字當據補下涼武昭王之庚子紀年直稱至五年非元年稱庚子二年稱辛丑圖經涼王李暠庚子五年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案西涼錄一載此事於癸卯四年誤先一年又案暠建元庚子元年庚子二年以至五年皆以庚子紀之今本西涼錄作庚子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三年癸卯四年甲辰五年誤也當據此武昭之修塞城敦煌之獻同心梨繫年舛誤圖經錄呂光麟慶元年敦煌獻同心梨案麟慶今本後涼錄一作麟嘉又此事後涼錄列於太安三年云敦煌太守

宋歆送同心梨誤先均足正明人纂輯兩本之譌奪又一年當據此改正如効穀古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圖經古効穀城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効穀縣案一統志稱効穀龍勒故城俱在沙州衛西域圖志云今日敦煌縣西踰黨河舊城基址不一而足効穀龍勒城郭遺址疑于是乎在此云在州東北則非在沙州衛之西可知惜徐星伯先生不及見此當時未於城東北一尋迹之也辛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圖經賢討昆彌至敦煌遺使者按行悉穿大井案漢書西域傳下烏孫傳載此事作案行穿卑鞬侯井孟康注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西土山下西域圖志白龍堆在敦煌縣西境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堆沙是均謂白龍堆在敦煌西此志足訂漢書孟謂大井渠在縣北十五里與孟康說不合康注及西域志之譌誤崔不意為漁澤都尉非漁澤尉圖經濟南崔意不為漁澤都尉案顏注作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此云意不殆不意二字之倒置顏注魚澤下

雪下

巽

奪都字當時諸障皆都尉治之當據此補正足補漢志顏注之奪文匈奴傳
起亭燧之燧不作隧圖經建塞傲起亭燧築外城設屯
戍以等守之案此疏見匈奴傳惟
亭燧匈奴傳作亭隧師古注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
鈔寇其義紆曲宜從此作亭燧謂起烽埃也又匈奴傳
守字上無足正師古隧道之曲解如是之類指不勝屈
等字此衍此寥寥殘卷雖把不盈握而有裨史地之學如此之宏
惜徐張沈何諸先生早而不及見也至此書之作殆在
開天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多挑行空
格而無僞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如虎
作武隆作隆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類均為作於唐而
非周之確證記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其非

作於肅代以後又可知矣唐代圖經久絕於世亟為考
其厓略俾讀者知此為人間鴻寶也宣統元年十二月
此書乃溁陽端忠敏公方向伯希和君影照予從忠敏
借印十本分頒同好乃逾二年神州淪喪忠敏遽完大
節此書影片不知尚在京邸否搜行篋得舊本亟遣工
復影與西州圖經同印行之以推廣忠敏傳古之雅意
攬卷悲往為之涕零癸丑八月又記

此卷無前後題予往臆定為沙州圖經未敢遽自信也
近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游歐手錄英倫及巴黎所藏敦
煌書目載法京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知臆定固不

誤也英京所藏有沙州圖經卷第一其標目第一沙州
第二第三第四敦煌縣第五壽昌縣則篇目斑斑亦可
考矣附記於此是年十一月又記

敦煌本西州圖經跋

此卷首尾均缺審其文乃西州圖經也以證新舊兩唐
書地理志多合惟兩志均言西州領縣五舊志爲高昌
柳中蒲昌天山通典及寰宇記無此縣元和志有之交河此名見柳中注中新志
則有前庭無高昌而於前庭注曰本高昌寶應元年更
名元和志作天寶元年更名今此卷所載凡六縣曰高昌曰前庭曰
柳中曰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並載疑唐志及

諸地志誤也六縣中之柳中本漢舊稱殆亦當漢舊地
後漢書班勇傳爲西域長史屯柳中李賢注柳中今西
州縣又西域傳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
八十里通典及寰宇記並云柳中在西州之東四十四
里元和志作西至州三十里里數微不合輿地廣記西州柳中縣取漢舊
地爲名齊次風先生前漢書卷九十六考證因漢書狐胡國傳中
有治車師柳谷之語疑班勇所屯之柳中卽柳谷今考
此卷移摩薩捍突波三道下並云出蒲昌縣界西北向
柳谷他地道下云出交河縣界西北向柳谷柳谷凡四
見唐書地理志交河注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

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與此正合據元和志交河東南至州八十里是交河在西州之西北柳谷又在交河之西北而柳中據通典諸書所記則並謂在西州之東方位迥異截然兩地今此卷四道之下並云西北向柳谷爲通典唐志諸書之左證可糾正次風先生之失至卷中所載十一道唐志及諸地志均不載惟銀山道見新唐書焉帝命郭孝恪爲西州道總管率兵出銀山道新唐志西州注謂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蒼界銀山道殆以磧得名又元和志云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今此書大海道下云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是大海道因大沙海得

名與唐志可互證至白水澗之名曾見唐書婁師德傳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通鑑亦載高宗永淳元年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白水澗注白水澗有白水軍考唐書地理志一敘隴右節度所統九軍有白水軍注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此卷中之白水澗絕非其地蓋唐之鄯州爲今西甯唐之西州爲今吐魯番今由西甯至吐魯番計程三千餘里此道不應如此遼遠且此卷言白水澗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巴西諸蕃交河在西州之西北而鄯州則遠在西州東南數千里則此白水澗非鄯州之白水澗審矣至此書

之作當在乾元以後陷蕃以前新開道下有見阻賊不通語是作志時州尚未淪于吐蕃之證且其敘述丁谷甯戎兩窟風景文字爾雅尤非唐中葉以後所能爲也又考西州天寶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西州今卷中丁谷窟條云西去州廿里聖人塔條云在州子城外東北角則圖經之名確是西州而非交河其撰於乾元以後而不在至德以前又可知矣宣統元年十一月

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跋

此卷首尾殘缺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記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初不

省其書名及作者之姓氏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

有慧超

其目錄作慧超書中作惠超古慧惠二字多混書不別

往五天竺國傳就

其音義證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條其次第並與此符知此卽慧超傳矣惟慧琳稱慧超書凡三卷其所引超書如裸形國波羅痾斯毛褐土塌四條在中卷婆簸慈聲牛以下十一條則在下卷而此卷則首尾連接中間無裁割粘合之跡又惠琳書所載中下兩卷之音義有出此卷外者知慧琳所見爲三卷本此爲一卷本殆卽刪節三卷本爲之所謂略出本歟慧師行業釋氏記錄多弗及其成此書殆在元宗朝書中有開元十五年十一

月上旬至安西云云其明證也書中記述不能如西域記之詳贍然如稱胡密國北山中有九識匿國國有一王與唐書外國傳五識匿各有酋長之說不合謂疎勒外國人呼伽師祇離國證以唐書疏勒傳足正慧琳音義伽師佶黎卽葱嶺之非其他可資考證者尙不少古殊域紀行之書惟存法顯傳及西域記宋雲行記僅洛陽伽藍記所載數十行其隋唐兩志所載智猛法盛等十餘家之書放佚殆盡此書晚出得與法顯宋雲諸書並傳亦幸事矣宣統元年十月

敦煌本本草集注序錄跋

本草集注序錄一卷前佚數行後均完好後題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隱居撰書題後又字二行曰開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遲盧麟於都寫本草一卷辰時寫了記西陲石室舊藏乙卯春予得影照本不知原卷在何許也本草之學自唐本草行而集注微證類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時珍綱目行證類本草亦僅存舊槩矣證類本草序例二卷其上卷載隱居序例之上半起序文訖合藥分劑理法則其標題曰梁陶隱居序下卷載諸病主藥起至引藥對五條亦隱居序例之下半則不復注明陶氏說使不得此卷校之幾令人疑

爲作證類時之序例矣證類既截隱居序例爲二中間復夾入他家序例凌雜無序於諸病主藥例中各病條下於隱居所出諸藥外復據他書續增隱居所列諸病之舊次亦多錯亂如霍亂之後次嘔吐次轉筋隱居原書霍亂標目乃大字直行嘔吐及轉筋乃小字橫行蓋霍亂是標目嘔吐轉筋乃霍亂條之子目因霍亂而病嘔吐轉筋也證類則霍亂嘔吐轉筋三目並爲大字誤析一病爲三又隱居原書中蠱之後次以解毒證類則於中蠱以後增出汗等九目又將解毒一目析出別爲解百藥及金石等毒例殊失隱居之意蓋作證類者改

竄隱居序例攘爲己有故不箸其所自出又改所不當改增所不當增在作者固不虞七八百年後山巖絕塞隱居之書一旦復出人間致發其覆而暴其失也又作證類諸人似未見陶氏原書隱居述諸病主藥曰惟冷熱須明今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者是平以省於煩注也證類本引此書乃作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錄注於本條之下云云而注中則曰今詳唐本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爲平證類竟以朱墨點記始於唐本不知實昉於隱居是作證類者未見原書之明證也歷代官修之書無不鹵莽滅裂但以取盈卷帙爲止固

不僅證類本草爲然矣此卷以一日之力寫畢故譌誤不少然有非寫書者之過者如序文中稱本草經謂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考神農本草七錄以下皆言三卷未聞有四卷之本四卷爲三卷之譌無疑而此卷與證類本均作四卷可見承譌久矣予十餘年前得日本醫家森約之校輯本草集注七卷手稿本據新修本草等書校勘至密塗乙狼籍久欲爲之寫定付梓今又得隱居原書於此書殆有夙緣爰先以此卷影印流傳森氏所輯期異日成之庶隱居之書不至遂絕於人間亦藝林快事也丙辰十月旣望

敦煌本星占殘卷跋

星占殘卷斷缺不見前後題其所存門目可考見者曰外官占曰占五星色變動曰占列宿變五星逆順曰五星守二十八宿各以其色定其福敗曰分野曰十二次曰二十八宿位次曰石氏中官外官曰甘氏中官外官曰巫咸中外官曰玄象詩末爲日月旁氣占疑所存尙不及全書之半也唐代星占之書傳世者有李淳風乙己占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今此卷作者姓名不可知然中有自天皇已來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歲語是撰此書者爲唐初人矣今古之言星者僉

祖述甘石巫咸三家此書備載三家內外官星總二百八十三坐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核以晉書天文志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之語正合若今傳世之甘石星經前署甘石申撰而巫咸內外官諸星如齊趙鄭越十二星等亦闕入且計其都數僅得一百六十餘坐糅雜奪佚確出後人撮拾僞託然宋晁氏讀書志載甘石星經一卷云漢甘石申撰其署名與今本正合陳氏書錄解題載星簿讚歷云唐志稱石氏星經簿讚今此書明言依甘石巫咸氏非專石申書云云又頗

與今本星經相類疑宋人所見之甘石星經殆與今世撮拾之本略同而此卷列記三家內外官諸星位次坐數星數具存當時舊觀晁陳諸家所不得見者一旦乃出諸石室得與乙巳開元兩占書並傳人間可不謂快事乎又卷中所載立象詩記述星躔方位爲五言韻語以便記誦唐書藝文志載王希明步天歌一卷陳氏書錄解題亦著之其書以七言韻語記二十八舍諸星立象詩殆在此歌之前鄭氏通志天文略謂撰步天歌之丹元子乃隋人於前籍無徵恐未信通志據步天歌以作天文略而此詩則世不復傳予雖未習天官家言然亦深喜此卷之佚而復存固不得

以占驗之學近於虛誣而輕視之也歲在癸丑七月既望

敦煌本陰陽書殘卷跋

陰陽書殘卷二百四十行尙存後題曰陰陽書卷第十三旁注葬事二字其所存篇目曰立成法第十二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立成法之前乃記一歲十二月中殯葬吉日其九月以前已缺篇題不可見矣考舊唐書呂才傳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

書成詔頒行之夫云陰陽書近代漸訛則陰陽書自是六朝舊箸呂才雖奉詔撰定新書五十三卷而舊書四十七卷亦並行不廢乃隋書經籍志未箸錄唐書藝文志則於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外舊志作五十三卷別出王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舊志作三十卷王璨不知何人而新志遠列於呂才書之前舊志列呂才書之後殆爲唐以前人其書三十卷與呂才傳所謂舊書四十七卷數不合是各爲一書則在唐時陰陽書有三家矣此卷不知出於何人初疑爲呂才書乃審諦再三書迹不類唐人卷中不諱丙字必唐以前人所作其爲王璨所箸抑爲呂才傳所謂

舊書蓋不可漫定矣葬事爲陰陽書中一部類而此卷又爲葬事篇中之一斑雖僅二百四十行而六朝以來葬經之傳世者僅此呂才葬書敘言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然隋唐志所錄才十一二而已天水之世晁陳所記又僅隋唐志之一二嘗謂隋唐以前古方技之書除醫經外傳世絕少陰陽家學說則尤鮮予雖不習此學亦知其至可貴也亟刊布之以質世之留心古方技者癸丑八月晦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跋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殘卷前有損佚不見撰

人名文內治字皆缺末筆唐高宗時寫本也考隋書經

籍志載爲老子義疏者凡四家曰顧歡卷一曰孟智周卷五

曰韋處玄卷四曰戴銑卷九此卷起治大國章即居位第六十而訖

信言不美章即顯質第八十一是卷五乃末卷與孟智周義疏

卷數正合與他三家卷數皆異殆即孟氏撰也陸氏撰

音義博采衆本至十餘家此卷治大國若亨小腥注河

上原奪公本作鮮聖人之不傷人注諸本皆作亦字唯

張係天及陸先生本作之字均不見於陸氏音義又音

義前敘錄羅列諸家亦不及張係天陸先生孟智周二

本則此書初唐已甚少矧今日乎至此書體例析每章

爲數項而分疏之又釋每章所以先後相次之義與他經義疏大異尤足以資探討惜僅存五之一不得見全豹爲憾耳然老子古注今存者僅河上公王輔嗣二家則此雖殘卷諒足珍矣丁巳長至後一日

敦煌本殘道書跋

西陲石室殘卷二紙每紙二十八行合得五十六行中間文不貫續前後亦無書題詳審其文知道家言也文中民歸于主民字改作人避唐太宗諱而治字屢見不諱蓋書于貞觀之世也書法清健有鍾薛風初唐寫本之至精者唐室肇造之初崇尚道術至祖老子而以明

老之學詔天下故此書寫于是時殆是六朝人舊箸惜僅存此數十行耳癸丑春在海東或以西陲所出殘寫經乞售書法皆至劣每紙長不逾四尺擬留以裝畫卷中有一紙無文字訝其厚倍他紙篝燈燭之中間隱見字迹知是粘合二紙爲一者亟蒸治離析之文字見焉卽此二紙也藏篋中數歲卒不能考爲何書爰付影印以質通雅之士時丙辰十月

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跋

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三曰刻意篇首尾完具曰山木篇曰徐無鬼篇皆佚其前諸卷中世民字均缺末筆

治字則否太宗朝寫本也甲與丙字迹相類殆出自一帙乙則別是一帙以校今本頗有異同予已載之羣書點勘今本莊子每篇皆首尾銜接中間不分章此本則刻意篇爲一章他二篇則篇各數章皆跳行以別之足正後來連寫之失此古寫本之尤足貴者也予往者曾見北宋及南宋刊莊子二殘本又見何義門先生手校本予皆一一移校于藏本之上東邦尙有古寫本會列之京都博物館異日當就彼一校會合諸本可成一善本矣宣統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二十五等人圖跋

右卷出敦煌千佛洞今藏巴黎圖書館人有二十五等之說見文子微明篇此卷所述與文子略合惟上五等之次第文子爲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此卷作神人聖人真人道人志人中次五等文子第三爲虞人此卷作庶人下五等次第文子作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此卷作衆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爲不同其文理猥拙譌脫滿紙乃鄉曲陋儒取文子之說敷衍成書其譌至人爲志人虞人爲庶人則殆並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可知以其千年遺迹過而存之宣統甲寅六月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殘卷跋

此殘卷前題已失計經文一百九十九行又後題及年月書款二行共二百有一行但卷係兩截前百五十四行爲一截後四十七行爲一截中有脫佚觀前後文義則確爲一經而行字略有高低之差或非一卷歟經文頗鄙拙以其不見今道藏中姑命兒子福成錄而存之
宣統三年七月

敦煌本无上祕要殘卷跋

唐書藝文志三神仙家無上祕要七十二卷晁氏讀書志箸錄則作九十五卷是宋人所見之本已非唐人之舊今且不見道藏中此殘卷第五十二後題具存爲初

唐寫本亦僅存之祕籍矣辛亥首夏

敦煌本老子化胡經跋

老子化胡經一焚於唐再燬於元故諸史志既不箸錄道藏亦無傳本惟晁氏讀書志及日本現在書目有之此殘卷存第一及第十第一前題作老子西昇化胡經卷十前題作老子化胡經玄□而兩卷之後題則均作老子化胡經晁錄及日本現在書目所箸錄之老子化胡經十卷稱名及卷數並與此同是此本與晁本日本本合而元代所禁本題老子化胡成佛經稱名已不符而辨僞錄所引經文證以此二卷亦多不合元代所傳

之本或已非唐代之舊歟
辨僞錄第五篇言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王磐焚毀
僞道藏經碑則言宋王浮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
姦云云則誤王浮爲宋人辨正論卷六引晉世雜錄言
道士王浮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則王浮確爲晉人無
疑也

唐書藝文志丙部神仙家類有議化胡經狀一卷注萬
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
郎劉知璿等議狀晁錄化胡經後附劉如璿議化胡經
八狀是此狀宋時卽附於經末俞理初癸巳類稿道笑

篇書劉知璿作劉汝璿晁錄又作劉如璿均與唐志不
合俟再考之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神仙家類有老子消冰經一卷案
甄鸞笑道論引化胡消冰經凡二條據唐志則消冰自
爲一書要亦化胡類也又宋志卷四神仙類有老君出
塞記一卷殆亦記化胡事蔣君伯斧作化胡經考徵引
甚博茲補其所未及者於此

敦煌本摩尼教經殘卷跋

摩尼教經首尾殘缺但存中間寺儀第五出家儀第六
二篇而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證以佛祖

統紀定爲摩尼教經吾友蔣君伯斧據唐書及會要謂摩尼至唐代入中國予意當在唐前唐會要謂大曆爲摩尼置寺賜名大雲光明以長安志考之光明之名蓋昉於隋文大雲之稱則改於武周至大曆賜額乃合二名爲一耳長安志注言隋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燄奇之改所居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雖未明言曇延爲摩尼然云其教則非固有之佛教可知曇延時雖已置寺而教未顯至唐其徒衆乃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以媚武后始得勅令天下創寺度僧勢乃浸盛而其教卒不昌長安志所記雖略

然蛛絲馬迹隱隱可考是其教隋文時已入中土非唐代乃入也伯斧韙之乃據以作摩尼教考然予終以未得其最初流入中國之時代爲憾嗣細審唐劉秀所撰涼州衛大雲寺碑及老子化胡經始知其教晉已流行涼州衛碑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所置本名宏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諸州各置大雲隨後改號爲天賜庵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摩尼教中所謂二宗乃辨明暗所謂三際亦發明明暗之旨故隋代立寺取名光明乃揭其教旨不僅紀蠟燭自然之異也然光明二字實已見於化胡經從真寂境摩尼經中寂法身語此云真寂亦與經合也至蘇鄰國中誕降王室爲太子號末

摩尼初名末摩尼故各書或稱摩尼或稱末尼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三際二宗之名亦已見於此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從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就此二者考之知涼州衛大雲寺始創於晉其教之流傳乃由西而東故涼州先有之化胡經爲晉王浮僞造其所言與此經一一符合均晉代已有摩尼之證又辨正論稱王浮爲道士化胡經亦有中洲道士廣說因緣語知此教初託道教故王浮僞造化胡經而麤入摩尼教旨其人蓋道士而摩尼者也化胡經雖爲

道家又頗攀附釋氏其敘摩尼教亦有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語均依傍竺法之證經中又有三教混齊同歸於我語三教者老也釋也摩尼也同歸於我者老子本爲道教而令尹喜託生爲佛陀而已又別創末摩尼也既云三教同歸故在晉以道士行之隋以後又以此丘行之其所居之寺在晉曰宏藏在隋曰延興因燭燄之靈徵而改名光明且以揭其教旨因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因改名大雲名天賜以示寵異初援於老後入於釋罔非欲依附以謀浸入俾勢盛而後扇其宗風焉乃先後數百年間卒不得逞終不能脫離老釋

而獨立故從來記述不以爲道士卽以爲僧徒而不知其別爲一教其來也自西涼而終仍漸滅於沙州與高昌宋王明清揮塵前錄載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行程記言高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教宋史外國傳亦載之是其教宋以後遂無聞焉中國史家於宋初在高昌尚有存者宗教事實記載至略釋氏撰著中偶及外道亦語焉不詳今幸於長安志化胡經涼州碑此殘經中參互考證始得其教之涯略不知尙有他書可考否爰記之以質世之治宗教學者宣統元年十月

東友桑原博士

騰藏

謂摩尼教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波斯人摩尼唐初其教似已由波斯傳入中國其言創教

之時代不知其所自出而以化胡經考之則不甚合化胡經言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後四百五十年爲末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來入中洲據所云則摩尼教之創始在周襄王後四百五十年乃漢高后之二年乙卯又四百五十年而其教入中國考其時則在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化胡經之作專爲倡導摩尼教而設所記當不誤然則摩尼之創始在西漢之初而其教之東漸則確在司馬之世矣涼州衛大雲寺碑言寺有造經房翻譯經典則彼教所譯經典當不少今僅存此數十行耳其不至漸滅淨盡

亦幸事矣聞德人在吐魯番得番文摩尼教古經甚多
安得好古而通番文者一詳考之

敦煌本波斯教殘經跋

殘寫經一卷敦煌莫高窟藏本今歸京師圖書館前半
已缺佚後半完好然無後題臨川李君證剛焜灼以其
中專闡明明暗之旨證以景教三威蒙度讚有合處遂
定爲景教經典然考火祆摩尼與景教頗類似未易分
別且皆由波斯流入中土故姑顏之曰波斯教經以俟
當世治宗教學者考證焉宣統三年三月

敦煌本景教三威蒙度讚跋

景教古經傳世絕少數年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
開封回民家得猶太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
馬教皇許今此讚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尤
足資彼教之考證矣

敦煌本修文殿御覽跋

古類書殘卷前後皆佚不見書題卷第及撰人姓氏其
存者烏部鶴類四十四則鴻類十八則鵠類十四則雉
類四則總七十九則其體例頗似太平御覽而所引諸
書至魏晉而止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謂太平御覽以
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

修纂玉海卷五十六太平御覽今檢宋代御覽鳥部其
採取此書者十五六而採取類聚者十二三當日館臣
任意刪節復多譌奪而因襲之迹昭昭可見則此殘卷
者必修文殿御覽也修文御覽天水初紀尙存而佚於
有宋末季徵之前史其撰述大略尙可考見北齊書後
主本紀武平三年正月勅撰立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
堂御覽八月聖壽堂御覽成勅付史閣後改名修文殿
御覽此書隋唐諸史志著錄稱名不同隋志子部雜家
類載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兩唐及宋志均作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今以後主紀考之則由立洲
苑而改聖壽堂終定爲修文殿乃一年中事顏之推傳
觀我生賦注亦稱修文殿御覽則隋志仍書聖壽堂舊名誤也此勅撰之歲與告成之

期可考見者一也顏之推傳觀我生賦自注齊武平中
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
之推專掌其案此下似奪例字據文苑傳敘知之詳見下文撰修文殿御覽續
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上之知當時修書者三十餘
人而未悉舉其名北齊書文苑傳敘武平三年祖珽奏
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珽又奏撰御
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
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
侍郎韋道孫北史文苑傳陸又太子舍人王邵北史邵
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

夔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工郎中崔子樞
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
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儵北齊書文苑傳敘奪以太
上八字茲據北史補入太
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
入館撰書並勅蕭放蕭愨顏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
騎常侍王訓北史作
楊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
馬元熙并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北史作
李師上
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是監撰者為珽收等六人撰書
者為道孫等二十六人撰例者為放等三人合計三十
五人與顏賦注所謂三十餘人者正合此撰述人之可

考見者二也玉海

卷五十四聖
壽殿御覽條

謂陽休之取芳林徧略

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為玄洲苑御覽

案御
覽撰

者三十餘人乃獨舉休之不知何本玉海又引陽休之
傳云武平三年與朝士撰聖壽殿御覽今檢休之傳乃
無此語但云晚節說祖珽此御覽藍本及增加諸書之
撰御覽而已並附正於此

可考見者三也玉海

同卷修文
殿御覽條

引書目言修文殿御覽

放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又
注采摭羣書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所謂五十部當指
總部類而二百四十部殆謂各總部類中之分目此全
書部類之可考見者四也綜計此書之成極一時人物
之選蕭顏撰例諸賢秉筆雖取材徧略必非勦襲蓋徧

略爲卷七百此才得半如何去取雖未可知而待詔諸人當無率爾陳氏解題乃詆謨孝徵並及此箸謂毋乃盜徧略之舊以爲己功可謂不得情實疑陳氏時此書實已不可見也至傳世類書向以虞氏書鈔歐陽類聚爲最古何意數百年後乃得重觀文林鉅製雖僅存二百五十餘行吉光片羽彌可珍貴且書迹爾雅虎民治諸字缺筆而隆字則否知其繕寫之歲尙在開天之前爲唐寫本中之至佳者乎予於宣統辛亥春旣編寫此卷入佚籍叢殘中據陳氏太平御覽解題定爲修文御覽而未及詳考茲補箸此書撰述源流於此以諗讀是

書者癸丑重九前五日

敦煌本古類書殘卷三種跋

古類書三種前後書題均闕佚第一種存四百餘行爲部卅有九始王訖神仙其體例略如初學記之事對摘二字爲目兩兩相對而注事實於下寫錄頗艸艸誤字盈幅致有析一字爲二者若金璽誤作金爾玉其荒率可想惟所徵引逸書甚多若東觀漢紀魏略齊職儀異苑先賢傳竹林七賢傳招賢記幽明錄三輔錄巴東記會稽典錄魏子譙子諸書並爲采輯古佚籍者之鴻寶也第二種存四十餘行爲忠節及貞烈二部其體例每

段不出題目與御覽同貞烈部兩引獻皇后曰又有羊
皇后曰而不箸書名考晉書列傳景帝后羊氏號徽瑜
謚曰獻此書所引獻皇后羊皇后者殆卽晉景獻羊后
惟晉書本傳僅言后聰敏有才行而不言有箸書隋唐
志亦不載賴此書所徵引知之然不舉書名尙令人有
遺憾矣卷中又載鍾夫人及李勢女諸葛誕女許允妻
阮等六事並見世說新語而不舉所出何書與世說文
多異同疑卽采自世說今本經宋人改訂自不能無差
異也第三種約存百行以偶句爲題目頗似李淑事類
賦但有句無篇耳殆爲事類賦所自昉予於東友內藤

博士許見日本天長八年所撰祕府略殘卷第八百六
十四及八百六十六均引張楚金翰苑亦以偶句爲題
目而注事實於下與此正同或此殘卷者卽翰苑耶我
國古類書僅存書鈔白帖藝文類聚及初學記餘皆亡
佚故亟將此殘卷印行祕府略當我唐文宗朝徵引佚
書亦不少異日當並刊之丁巳仲春

敦煌本文選跋

石室本文選四卷其一張平子西京賦其二東方曼倩
答客難及揚子雲解嘲二篇皆李善注其三王文憲文
集序其四起恩倖傳論訖光武紀贊皆無注亡友蔣伯

斧諮議於李善注二卷已爲考證而無注之第二十五卷但稱之爲昭明舊第而未言其得失王文憲文集序既無書題又佚篇目諮議不知亦爲蕭選故跋稱文選殘卷三其實殘卷四也善注世無善本今宋刊善注本乃從善注及五臣注合并本中選錄出之非善注單行之舊胡果泉中丞作考異言之甚詳亦至確此善注二本可正今本之失其可貴不待言至蕭選舊本在善注前者人間所絕無其可貴更在善注本之上以校今本可是正譌誤不少如王文憲集序發毀舊塋今本發作廢建元三年遷尙書左僕射今本三年作二年以公爲

侍中尙書令鎮軍將軍今本鎮軍作鎮國留服捐駒今本留服作掛服事革於容論今本草作隔恩倖傳論逮于大漢大漢今作二漢郡縣掾史今本譌掾吏皆由世族今本作勢族理難徧通今本作變通南金北毳今本譌南京絜其異同並以是爲優矣二卷中第廿五卷虎字已缺筆寫於唐之初紀王文憲集序內衷字缺筆作衷爲隋代寫本尤可珍也今合印此四卷爰錄諮議舊跋於前並就無注本考其異同爲此跋以補諮議之所未及惜諮議墓艸已宿不及見矣丁巳閏月晦

敦煌本玉臺新詠殘卷跋

敦煌唐寫本玉臺新詠起張華情詩第五篇訖王明君辭存五十一行前後尚有殘字七行不見書題而諸詩皆在玉臺新詠卷二之末知卽新詠矣以今本與此比勘異同甚多張華情詩第五首巢居覺風飆今本誤作風飄雜詩容與緣池阿今本緣誤作緣同好逝不存迢迢久離析今本逝誤作遊久誤作遠無然徒自隔今本然誤作愁潘岳內顧詩忽焉擗絺綌今本擗作振引領訴歸雲今本訴作訊不見陵間柏今本間作澗悼亡詩悵恍如或存周皇忡驚惕今本悵恍譌悵幔周皇作回遑比目中路隔今本隔作析長戚令自鄙今本作自令

鄙石崇王明君辭今本題王昭君序故改也今本奪也字遂入匈奴城今本遂入作乃造殺身良不易今本作未易英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今本英華譌朝華甘與作甘爲均可是正今本其兩本均可通者亦以此本爲勝矣其與今本尤異者潘岳詩之前此本先題潘岳詩四首下小字夾注內顧二首悼亡二首其內顧詩前別出題目悼亡詩前亦然蓋此書之例先題作者姓名及總篇數下分注各篇篇題篇數每詩之前仍各冠以本篇題目今本則但書潘岳內顧詩二首而總篇數及小注皆削去經後人妄改舊例賴此本存之尤可喜也新

詠刊本以寒山趙氏重槧宋嘉定乙亥陳玉父本爲最
善且有此失惜石室所遺僅此五十餘行不獲徧校則
又可憾耳丁巳閏月

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跋

詩選殘卷其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
可見今據全唐詩知爲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
爲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都計詩數完者七十一篇殘
者二篇今以諸家集本傳世者校之李昂詩全唐詩載
一篇而佚其二王龍標詩卷中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四
篇其八篇則今見孟浩然集邱爲詩六篇陶翰詩三篇

載全唐詩者各一篇太白詩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

篇誤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則悉載集中以繆刻本

校高常侍詩二篇上陳左相詩僅存前數行則今集本一存一佚至

卷中諸詩雖今集本尚存而異同至多篇題亦有異同

每篇中必有數字予既錄入羣書點勘中其尤甚者爲

二李與高常侍三家全唐詩載李昂戚夫人楚舞歌此即

卷之首缺以此卷校之中間少四句太白胡無人篇卷

上半者本無末三句臨江王節士歌陌上桑魯中都有小吏逢

七朗以斗酒雙魚贈余於逆旅因鱸魚飲酒留詩而去

三篇中卷本亦較集本各少二句古意篇今集題作效古則卷

多末二句瀑布水篇今集題作望廬山瀑布則卷集全異者四句
贈趙四篇今本題作贈人異者且過半千里思篇集本八句卷
本則四句而四句中之第三句亦全異第四句與校注
中之一本合校注中所載一作某者多與卷本合知校注已甚古矣獨不見篇則
除末二句但異一字外其餘均不同高常侍信安王出
塞篇集本題作信安王幕府詩以卷本校集本則後半先後錯列者
四句太白集在生前已家家有之見唐劉全白李君碣託或傳寫
異同或中間改訂卷集互岐理所應有若高詩卷中但
存一篇有半耳而以校正集本得益已如此之巨至諸
家佚篇可據以補今本之缺則尤可喜也唐人總集當

代選本傳世者僅篋中國秀諸集此卷作者均開天間
人更在元芮所集之前以卷中避諱諸字考之尙爲唐
中葉寫本亟付影印而書名不可知姑署之曰唐人選
唐詩並舉其可貴重者如此癸丑五月晦

鳴沙石室佚書續編跋

老子化胡經卷第一第十及摩尼教規景教三威蒙度
讚予往在京師既以活板印入敦煌石室遺書中又予
所藏大雲無想經殘卷東邦友人松本博士文三亦移
錄其文考爲竺法念初譯梵漢兩藏均亡之祕籍印入
彼土續大藏經故予曩編印鳴沙石室佚書此四卷者

皆不與焉比者編印石室古籍叢殘既竣念往歲所印石室遺書篋中已無存者大雲經印入續藏世無單行者致之尤不易矧又爲姚秦初寫實當晉世我邦舊傳寫經無先於是者卽論書迹亦應影寫流傳乃與化胡經等三種同印行以附石室佚書之後俾世之留心宗教及西陲佚籍者有所稽焉宣統丁巳三月八日

日本唐寫本古文尙書周書殘卷跋

宣統紀元予始見敦煌本古文尙書周書顧命殘篇逾年又見夏書商書並見日本古寫本商周書殘卷藉以斷定宋代傳本爲僞東邦所傳者爲真又據王伯厚之

說定宋代流傳之本其源均出于郭忠恕自謂於宋以來古文尙書傳本之真僞灼然無疑蘊矣嗣讀困學紀聞謂泰誓古文作大誓今薛氏書古文訓則作泰誓與王氏所云不同一若宋代傳本頗有異同不知唐天寶以前未改字真本果爲泰抑爲大曩所見均無此篇末由斷定也懷疑待決若籲筮龜今年夏京都神田香巖翁忽扣關挾所藏唐寫本古文尙書至啓匣觀之則正是泰誓以下五篇爲之驚喜欲狂展卷纔數寸已見泰誓字固不作大也因考之尙書正義引顧氏說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

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正義序言爲正義者隨有顧彪則孔氏所引之顧氏乃彪之說北史儒林傳彪以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唐志顧彪尚書文外義三十卷新志作五卷古文尚書音義五卷而無義疏然以正義序證之本傳知彪確爲治古文尚書者則孔氏所引確爲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之說足證天寶未改字之本實作泰不作大今得此卷益可徵信至於宋代流傳之本晁王所述流傳之緒至詳不云有別本其爲同出一源可知而王氏所見薛氏所訓不應有大與泰之殊意薛氏本展轉復刻大之作泰當爲校者所改

深甯之於季宣爲鄉里後進不容未見薛書乃不言薛本作泰其爲薛本爲後來校改可以意測並非宋世流傳于薛本外別有他本也神田翁耆年厲學藏善本至富此卷與唐寫世說新書史記河渠書殘卷尤爲東邦有名奇迹乃不自珍祕將次第印行而先印此卷以頌同好傳古盛心至可欽佩以予粗能言古文尚書流傳本末責以弁言爰書所知以質方雅至經傳文字異同足刊正今本者甚多予別錄入羣經點勘中茲不更及其書法精健出于李唐殆無疑義有目者皆能知之更不待予言矣甲寅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古寫本古文尚書周書殘卷跋

宣統紀元予既得見敦煌石室隸古定尚書殘卷以宋薛氏書古文訓及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校之與考文本多合與薛書多舛知薛本爲僞託考文所引爲真本因託友人于海東求之逾年或寄某世家所藏殘本至云卷中民字省末筆乃唐寫本索直至巨啓櫝觀之書至拙朴楮墨俱古果數百年前物也乃如其直償焉是卷存者五篇一洪範二旅獒三金縢四大誥五微子之命首尾及中間有殘佚其存者校以史記宋世家集解所引孔傳十合八九經文中如彝倫道敷與漢書五行

志所引合思曰叡與詩鄭箋所引合於其亡好與宋世家所引合明作哲與玉篇所引合曰濟與周禮大卜注及宋世家引均合其孔傳中與正義所據本及宋槧本合而可是正今本者指不勝計多可補阮氏校記所不及惜乾嘉諸儒不及見也去年既將敦煌殘卷夏商二書付印爰取是卷並印行以餽來學而記其可貴者於卷末甲寅正月五日

日本古寫本隸古定尚書商書殘卷跋

曩得敦煌本隸古定尚書校以七經孟子考文謂日本所傳古寫本古文尚書爲開元以前真本其時尚無他

證惟就考文所載定之而已嗣聞老友楊惺吾舍人藏日本古寫本商書殘本因移書乞影寫擬與敦煌本比勘楊君許之不逾月郵至計存盤庚上至微子凡九篇敦煌本則佚盤庚上及盤庚中之上半因就兩本並存者勘之雖略有小殊而經傳之見於古籍所引與勝於宋以來諸本之處則兩本靡不隱合如盤庚中予迓續乃命於天匡繆正俗引迓作御此本正同敦煌本作卸乃御之別構非有異也說命上高宗夢得說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得作尋今二本並與音義所引合說命下旁招俊又釋文俊又作峻今此兩本正作峻考之古金峻

民峻正其字皆從田旁作則作峻者是也盤庚中女分猷念以相從傳羣臣當分相與謀念今各本分下皆有明字此與敦煌本均無有正義言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是孔本亦無明字高宗彤日典祀亡豐于迓傳不當特豐於近今各本近下有廟字兩本均無有而史記集解引正與兩本合微子凡有辜罪傳六卿典事各本均作典士而正義中正作典事與兩本同罪合于一傳皆合于一紂今各本一下並有法字考之正義亦言合于一紂之身是正義本亦無法字也此皆遠勝於宋以來各本者而二本正吻合然則日本古寫本爲衛氏未

改字以前真本信有徵矣敦煌本爲世重寶此本雖出影寫得與參照且可補唐寫本之缺者一篇有半亦人間之祕笈矣因與敦煌本同印行念數年以來於隸古定尙書已見夏商周三書之過半所未見者帝典耳仍當求之東邦藏書家倘竟得集成全書豈非快事歟書以俟之甲寅正月上元

日本古寫本毛詩單疏殘卷跋

毛詩秦風正義殘卷存小戎蒹葭凡六十七行前後均斷損吾友富岡君攜所藏字迹疏秀唐寫本之佳者不僅民字缺筆爲可據也以校天水以後諸本其勝處殆

不可指數今舉其要者十事小戎箋淺至厖伐正義金厚則重知宜淺也宜宋以來諸本作其考其文誼殆謂金厚則重故知宜以淺薄之金爲之今本作知其淺語意全失矣又故轉龙爲蒙諸本作故轉蒙爲龙案疏誼謂詩轉周禮之厖爲蒙乃云轉蒙爲龙爲誤倒矣傳虎至滕約正義弟子識曰執其膺菜即葉字避太宗諱改从云諸本作弟子職曰執其膺揭案識職古通周禮職方氏漢華山廟碑作識方氏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其當從宋本作箕案其即箕本字加竹者乃後起之字不得以作其爲誤今此卷仍作其知監毛諸本尙間存古字矣山

井氏又謂揭恐搗誤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管子作撲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搗釋文作葉又少儀執箕膺搗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搗段茂堂先生曰搗乃櫪之誤凡箕之底柶之盛物者皆曰葉亦謂之櫪今此卷正作葉與釋文本合足徵是卷所據爲六朝流傳之善本矣又備頃卽傾之別傷也諸本作備損傷案弓弛而縛以鞮乃入鞞中所以妨傾側致損今譌傾爲損誼不全矣兼葭章序正義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入之道諸本均奪之字傳兼葭至後興正義青徐州謂之廉閩毛監三本均誤作兼宋本作廉與此合知宋本所據爲

古本矣箋伊當至言遠正義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宋本閩本用禮作周禮監本毛本使之作使知阮相國曰周當作用與此卷合宋本譌用禮爲周禮監本等又改使之爲使知以就其意可謂一誤再誤賴有此卷以正之矣又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所謂閩本監本均譌作皆謂惟宋本與此卷合又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阮相國以宋本無不敬順字遂疑此三字後人加之今此卷正有此三字與閩監毛三本同可知宋本乃奪漏阮氏爲過信宋本矣傳逆流至以至正義然則逆流順流奪前流字惟此卷有之得據以補諸本之缺此

卷雖僅存數十行而所得益乃如此之巨雖亦多譌奪此六朝唐人寫本之常不足爲此卷病也富岡君博雅富收藏精鑒別今將精印以廣其傳屬爲跋尾予謹箸此卷之佳勝與君撝好古而不自私足以型當世者於卷尾時宣統癸丑十一月

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疏義殘卷跋

禮記子本疏義殘卷日本田中伯光顯所藏今捐贈早稻田大學卷端已斷缺書題及撰人名不可見末書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書中每見灼案字考陳書鄭灼傳言灼少受業於皇侃尤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

日繼夜云云則此卷者鄭灼所鈔之義疏而灼案諸條則灼鈔時所增益也傳言灼鈔義疏不言鈔何人所作今驗此卷參以歷代史志所記確知所鈔爲皇侃義疏日本現在書目禮記子本義疏百卷梁國子助教皇侃撰信西書目亦有禮記子本疏兩帙此目例不注著書人名其爲皇侃疏無疑兩書稱名並與此卷合惟疏義目作義疏耳至隋唐諸志及梁書侃傳則書名與卷數多不合侃傳撰禮記講疏五十卷又云所撰論語義疏十卷與禮記義疏並見重於世經典釋文序錄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禮記義疏九十九卷又禮記講疏四十八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並皇侃撰舊唐書經籍志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四十卷並皇侃撰新唐書藝文志皇侃禮記講疏一百卷又義疏五十卷喪服文句義十卷諸書稱名既異卷數亦差以意斷之陸氏釋文成於隋唐之際所言當可信意侃之所著當是禮記義疏五十卷及喪服義疏隋志之喪服問答目新唐志之喪服文句義始均即義疏梁書侃傳與釋文亦合隋志別出九十九卷九十九卷始即百卷古未九十九卷者除序篇言之耳新唐志別出百卷之本殆即鄭灼所鈔必是合兩義疏而成又益以己說遂多至百卷此殘卷

者即百卷之一也灼閑三禮而第存其說於侃疏中故本傳不言灼別有造述而但言其鈔義疏其語晦而不明今幸存此卷乃知其實矣此卷用紙質鬆而薄色竊黃與唐代麻紙滑澤堅厚而色褐或深黃者大異予見西陲所出六朝人寫經卷軸皆然又以書體斷之出六朝人手無疑卷中不避陳隋唐諸帝諱灼卒於陳而在梁已官西省其家貧寫書殆當梁世必不在宦成之後則此卷者或即灼所手書耶信西書目又後於見在書目尚存兩帙或尚有他佚卷存人間若旦暮遇之甯非快事爰書以俟之丙辰九月

古寫原本玉篇殘卷跋

原本玉篇殘卷起言部訖幸部爲部二十有三日本田中伯光顯所藏今贈早稻田大學文庫遵義黎氏已刊入古佚叢書中乙卯秋予始因小川簡齋翁得見原本展卷不數行已驚其書法之勁妙洵出初唐人手因出黎刻校之則筆意全失知黎氏乃展轉傳摹上木未得見原本也因詳校卷首十餘行知黎氏刊版時頗有校改惟原本字經蟲蝕尙可辨認而黎本往往樵失致不可識又有失原本之行次者如第一行話注聲類訛言也聲字雖殘而可辨黎刻存下半數畫不復能知爲聲

字論注在人部下又衍人部二字黎本刪去謹注爾雅誣諉累郭璞曰累下一字蟲蝕黎本則累郭二字之間不復空格諉注孟康子曰子字衍文黎本刪之警注軍衛不徹警也衛字可辨黎刻則不可辨又廣雅驚驚不安也黎本改正作警警謚注賀以謚我我是我下衍重文黎本刪之誼注堅柔之誼際無咎誼際二字誤倒黎本改正誦注蒼頡篇誦和也蒼頡二字雖蝕而可讀黎本則蒼字全失頡字存半諫注似剪剪字可辨黎刻樵失不類剪字又國語又案知是譏譏者案乃安之譏黎刻改正又讒人譏譏熟何想何乃可之譏黎氏亦

校改調注引說文共同也。訓共同者，乃詞非調。黎刻改正作詞，又蒼頡篇蒼會也。會上衍蒼字，黎本刪正。又字書認調也。調亦詞之譌。黎氏亦改正。譚注謂慧慧也。黎本刪重文。認注蒼頡篇言且忍之。黎本改思之。設注公羊推之所設。推黎校改謹。而黎本奪書設字附注於旁。原本則設字並未奪失。卽此十餘行觀之，異同已如此。則全卷可知。黎本雖改字，然皆精確。可見當日校刊之慎密。而所據之樞本則未盡善。予嘗語吾友內藤博士，謂黎刻與原本當並行以資互證。且應存唐賢妙迹。博士韙之。今年予既假印早稻田大學所藏禮記子本疏。

義因並印是卷。聞博士言某寺尚有魚部殘卷存二三十行。爲黎刻所未及。已託博士爲介擬並印之。未知何日得果。斯願當與天下學者翹足以待之。丙辰仲冬。

原本玉篇殘卷跋

去年冬予既影印古寫本玉篇第九殘卷，頗以黎氏所刊多出轉寫欲求東邦所藏一一就原本寫影印行。今年春乃先邁崇蘭館所藏冊至欠五部，已於西京博物館見某寺所藏魚部殘字尺許。已又假得高山寺所藏糸部之大半及石山寺所藏糸部至索部。凡殘卷四乃課工寫影，將以爲前書之續冊。至欠五部原在第九卷。

冊字至漱字之間顧前書已印行不及補入魚部雖
凌十三行而經籍訪古志未載黎刻亦不及糸部黎刻
據影照本尙不失真而糸至索諸部則據影寫本上版
今取卷首二尺計試一比勘譌奪已錯見如經注以爲
布帶齊衰之經黎刻衰誤作衷首經象績布冠之缺頂
首黎刻誤作苴緹注關之東西黎刻關字空落彝注鄭
玄曰彝亦彝亦尊也原衍彝亦二字後抹去作彝亦尊
也黎刻乃刪亦尊二字作彝亦彝也又引尙書无從匪
彝彝倫攸□攸下奪一字黎刻乃於攸旁下擅增彝字
凡是之類殆不勝舉則傳鈔之本其不能無失亦明矣

往者友人爲言大阪藤田氏尙有水部殘卷託友爲之
介欲彙刊之乃久諾不克踐爰先印此四卷以詒當世
黎刻所有而予未獲觀者異日倘幸得邂逅再賡續焉
丁巳十一月

古寫本史記殘卷跋

史記殘卷二甲日本古寫本河渠書前佚其半京都神
田香巖翁所藏乙張丞相傳之後半至酈生陸賈列傳
高山寺藏東邦編入國寶者是也二卷書迹皆清勁後
卷尤快厲均千年前寫本也卷中譌字甚多然如河渠
書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今本田上行則

字道梁便近而水多湍石今本奪多字引洛水至商顏
下今本顏下有山字集解服虔曰顏音崖或曰商顏山
名也則正文本無山字佗川渠陂山通道者今本作佗
小渠披山通道者川譌小陂譌披陂山者鑿高使夷如
陂也張丞相傳匡衡傳末深惟士之游宦句上今本有
太史公曰四字此卷無之按孝武時丞相以下索隱謂
是褚先生等所續則不當有太史公曰字然索隱又云
此論匡衡以來事後人所述而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
陋一何誣也云云則唐本已有此四字然則此卷出於
六朝以前古本可知矣酈生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天今本民作民人蓋唐人避太宗諱於民旁箸人
後人遂將民人字兩存之致衍人字又爲此卷出于六
朝古本之證齊南近楚民多變詐今本民作人齊譌作
濟涉西河之水今本水作州上言涉則下是水非州也
陸賈傳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今本奪南字天下雖
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今本不重權不分三
字深相連結今本無連字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
袒爲辟陽侯言於帝今本君下無重文孝文帝聞其客
平原君爲計策今本無孝字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今本
譌作陳西凡是之類皆以此本爲得焉烏可以多譌字

少之耶爰寫影流傳之並記其勝于今本處以告世之
治太史公書者宣統戊午二月

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跋

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吾友內藤湖南博士所藏歲
丙辰於博士許見之訝其每帝皆跳行別書又卷中所
載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字皆作大與殷虛卜辭合大異
之乃假歸與今本互勘多有異同處如有娥之女也今
本無也字簡狄取而吞之今本無而字殷道復興今本
無道字盤庚乃徧告諭諸侯大臣曰今本無徧字事決
定於冢宰今本無事字是爲帝祖甲帝祖甲淫亂殷復

衰帝祖甲崩子帝廩辛立今本帝祖甲皆作帝甲使得
專征伐今本無專字遂斬紂首懸之大白旗今本無大
字帝祖甲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今本帝沃甲作弟沃
甲考祖辛傳沃甲沃甲傳祖丁沃甲爲祖辛弟祖丁爲
祖辛子祖辛焉能弟沃甲乎然此字之誤自宋本已然
惟此卷作帝沃甲足正刊本之失豈非人間之祕笈乎
亟付諸影印以傳之東京岩崎氏尙藏有夏本紀及秦
本紀各一卷亦高山寺所藏與此一帙而紛失者予嘗
比勘異同別爲校記異日當並假印以傳之藝林丁巳
十月

唐寫本卜筮書殘卷跋

卜筮書殘卷存三百餘行前題具存云卜筮書卷第廿三旁注式三次行書課用法第三後題不存蓋末有闕佚也隋唐諸志洎宋以來官私諸家目錄皆無之此書之佚殆已久矣卷中別構字甚多與六朝碑版合凡丙丁之丙皆作景白虎作白獸而隆字不缺筆乃初唐寫本之證撰者不可知文字爾雅條達其出隋唐以前無疑此殘卷題第廿三全書之浩博可知不知尚有它殘卷存人間否予居東邦既數歲訪求古佚籍不可得也前年冬乃獲此於江戶書林中卷背有元慶五年比丘

慧稠書授菩薩戒儀有太政官印元慶紀元當中土唐乾符四年則此卷東渡當在唐之中葉千餘年久佚之祕籍一旦歸我大雲書庫中喜可知也不忍私之中笥爰影印以餉好古之士丙辰八月既望

唐寫本世說新書跋

我國世說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見更古者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所主之本爲傳是樓所藏淳熙刊本其書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統初元在日本東京見圖書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後所刊皆出晏元獻改卷

刪校之本其未改卷以前本不可見也但聞東邦藏書家有唐寫殘卷已析爲四而無由得入吾目乙卯夏訪神田香巖翁始知香巖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見示爲之驚喜已又知第一截爲小川簡齊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請於神田小川兩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許諾並由小川君爲介于小西君神田君爲介于山田君於是分者乃得復合神田翁復以所爲跋尾見示據段氏酉陽雜俎管家文草謂此書初名世說新書五季宋初始改稱新語其說至精確予考唐志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則臨川之書唐時作新

書之明證可補神田翁所舉之遺亡友楊星吾舍人曾見第一段載之日本訪書志尙未知古今稱名之異今影印既竣爰錄神田翁及楊君之跋於後並記是卷已析而復合實得神田小川兩君之助而山田小西兩君之見許其惠亦不可忘也爰書之以告讀是書者丙辰十一月

日本古寫本悉曇字記跋

悉曇字記一卷唐山陰沙門智廣撰智廣不見於釋氏傳記此書自敘言嘗誦陀羅尼訪求音旨多所差舛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齋陀羅尼梵筴自南海而謁五

臺寓於山房因受業焉考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
大方廣華嚴經貞元十年三月般若發趨清涼巡禮五
臺十一年四月還上都則般若謁五臺在貞元中智廣
從受學則亦是唐中葉時人此書殆成於德宗朝宋高
僧傳卷七有雅州開元寺僧智廣為昭宗時人後先相
距且百歲乃別為一人非箸此書之智廣也此書中土
無傳本不知何時流入海東日本入唐八家目錄中均
不載坊肆傳刻有寬文康熙時文政嘉慶時二本予所藏舊
槧在四百餘年前者有粘葉本見森氏經籍訪古志此為寬治七
年古鈔當宋之元祐中日本吉澤助教所藏與通行本頗有異

同法隆寺有康治元年當宋紹興十二年寫本則與此同是此
本之在海東亦為最古之善本矣予往在京師亡友楊
惺吾舍人守敬曾為予在鄂中刻此書辛亥國難楊君
避地上海尚遙書言板固無恙而未嘗見寄及舍人物
化遂無從索取然印本尚存行笈蓋即據通行本重刊
者今遺此至古之善本則彼刻之存亡不足計矣丙辰
九月

祕府略殘卷跋

祕府略第八百六十四八百六十八二卷日本滋野貞
主天長八年勅諸儒撰集凡千卷此其殘卷千之二而

已天長八年當我唐文宗之大和四年殆依據脩文御覽等諸書爲之在太平御覽之前故卷中徵引佚書甚多脩文御覽久佚今惟法京藏敦煌唐寫本殘卷此書雖僅存千百之一二而多存古書當與玉燭寶典諸書同爲藝林祕笈吾友內藤湖南博士言此書在東邦亦但存此二卷其原本分藏東京德富蘇峯翁及某貴爵家此爲舊鈔本後有元文寶歷明和三題當我乾隆時明和題記下署天部宿禰長熙名書中校語多稱長熙按云云每依今本比勘雖未得校書之法亦勤學之士也予欲假原本不可得乃假湖南博士所藏鈔本影印

行世蘇峯翁篤志傳古異日若慨然以原本見假當再印之丁巳十月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跋

正始石經尚書君奭篇殘字百廿二言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光緒中葉出洛陽尋歸黃縣丁氏三體石經之傳人間者僅此片石耳考魏書馮熙傳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致頽落隋書經籍志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

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
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
則正始石經一毀於馮常之爲州再毀于齊隋之轉徙
有唐初紀已將蕩盡此石今尙得之洛陽知徙鄴時實
已零落未盡徙也據歐趙二錄記高紳學士藏殘石後
歸郎中趙竦竦沒遂不知所歸洪丞相隸續婁氏漢隸
字源及胡宗愈重刻石經記謂雒陽蘇望得左氏傳搨
本八百一十九字於故相王文康家刻石洛陽胡氏又
刻之成都西樓高氏藏石當時已佚洛蜀兩刻今不復
傳幸隸續所載得窺概略何幸吾人生今之世乃得見

正始典型雖所存僅當宋人所見八之一亦無偶之快
事矣丁氏得石後矜惜不輕拓墨兼金不能得一紙以
故流傳至少予往於東估得墨本六乃在洛所拓頻年
分遺同好已垂盡矣存此一本乃付影印以廣其傳吾
友王靜安徽君作魏石經考二卷至精密而墨本見之
者罕故亟印此俾讀徵君書者得參觀焉宣統丁巳閏
月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殘石跋

孟蜀石經穀梁殘石十有九行楊幼雲太守

繼震

舊藏

蜀三經之一三經者一周禮

卷九

十二左傳

卷六

十三卽穀

梁也光緒中由楊氏後人歸湘中李亦園部希聖部
郎沒懸價待售後歸廬江劉氏此十九行者予在京師
時所影照方三經未歸劉氏時予曾與約君能付剞劂
以傳之者當爲之介劉慨然許諾予時以爲此三經者
行且有刊本矣他兩經遂不復影寫但手校異同而已
辛亥以後聞劉氏復得陳頌南侍御所藏周禮考工及
公羊桓公七年至十五年予避地東土不得見也蜀石經
之傳人間者楊陳二家所藏外尚有左傳卷十五起襄
五年至十五年鄭世允所藏見何子貞太史金石跋尾合之士
禮居影樞之毛詩車秋舫傳樞之左傳都計得五經天

壤所存殆盡于是鄭氏所藏今未知存否楊陳所藏固
近在滬江荏苒垂十年中更喪亂刊刻之約不可復尋
予念孤本之易佚因取陳雪峯先生所刊毛詩左傳重
付影印並取此殘字十九行者與正始嘉祐殘石同印
入吉石庵叢書雖一鱗片甲不足厭吾初意然今不印
行則此寥寥者且與他經同歸湮沒夫豈可以十九行
少之歟楊幼雲太守撰蜀石經考異三卷鮑子年爲之
跋見觀古閣續叢稿今亦不知存否附記於此以告世
之言蜀石經故事者丁巳閏月清明節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本跋

汴學石經寰宇訪碑錄載陳留有周禮殘石祥符有周易尚書殘石攬古錄目同而增檀弓一石均不記石數及諸經所存行數惟彭文勤公知聖道齋讀書跋記所藏十二版三百五十四行周禮卷第一訖序官宮正三十行序官凌人訖掌舍府二人史三十行序官九嬪訖逢人女御八人女三十行太宰五曰保庸訖八曰山澤之賦三十行小宰曰廉辨訖而觀治廿四行大宗伯禮若王不與祭訖小宗伯辨吉凶三十行肆師牲繫於牢訖類造上三十行司尊彝享裸用虎彝雌彝訖司几筵加莞席紛純三十行典瑞玉器而奉之訖典命凡諸侯

之適子三十行典祀司隸而役之訖世婦有捧事於婦三十行墓大夫所供職喪訖大司樂大合三十行所述至詳顧不及易與書予三十年中求汴學石經得新舊三本曰周禮檀弓中庸孝經亦無周易與尚書嘗以予所藏以校文勤所記周禮行數知文勤亦有小舛文勤記凌人以下三十行今詳核之實是二十八行序官九嬪訖逢人實是二十行則文勤藏本實三百四十二行予所藏本太宰五曰保庸以下但存二十六行太宰小治以下但存二十八行小宰曰廉辨以下但存二十一行視文勤藏本又損泐九行矣予所藏檀弓存六十行

當卽是攬古所箸錄中庸存五十行孝經存四十一行
殆晚近所出前人未及見者合計都數得四百八十餘
行予往歲游中州但聞孝經一石在開封圖書館他石
不知所在易書二石則存佚不可知矣予旣影印魏蜀
石經殘字因取藏本同印行易書殘石當託同好訪之
若幸存天壤異日補印於後至山陽丁氏所藏舊本三
千一百二十有八行今歸皖中劉聚卿京卿曩在京師
屢得披玩已移書聚卿商借影印聚卿倘不我拒乎丁
巳閏月

泮學石經禮記檀弓殘石初拓本跋

泮學石經禮記檀弓一石最晚出予往歲得海豐吳氏
石蓮閣藏本文字可辨者僅六十行而摩滅不可辨者
又三之一求初出土時打本垂十年不可得今年春影
印魏蜀北宋三朝石經遂取吳氏本付印意善本不復
可得矣比者養疴春申浦忽得一本于某故家整紙初
拓凡六列每列三十三行都計得百九十有八行去漫
漶不可辨者六十餘行尙得百三十餘行較吳本存字
殆逾倍爲之驚喜乃復印入吉石庵叢書四集中俾世
之治歷代石經者有所稽焉宣統丁巳中秋

松江石本急就章跋

史游急就以宋人所稱皇象本爲最古王伯厚補注中
屢引以校顏注本由宋至今且七百年意人間久絕矣
予弱冠治小學求急就刊本得五家而以皇本不可得
爲憾私意急就初寫以章草後世刊本改以今隸必不
能無失真象本必爲章草書幸存什一二於伯厚補注
中復改以今隸又不獲觀其全夢想乃愈切光緒戊戌
有以鈕匪石校刻本餽予者所據爲趙承旨寫本亦以
今隸書之者然鈕氏跋稱曾於平津館見葉石林臨本
宋仲溫補六百十六字乃明正統間刻石華亭始知世
尙有石本乃大索之吳中書帖肆又遣友人於華亭求

之不可得也丁未在京師乃忽於廠肆邂逅遇之爲之
驚喜欲狂亟選工欲鋟之木而良工不可得今年丁巳
距得本時又十年矣往昔之願尙未克償乃影印以傳
之此石雖近在華亭然訪求二十年僅乃得之當世學
者毋忽視也丁巳仲春

復宋槧本趙注孟子跋

孟子趙注僞孫疏多改削 四庫全書提要據音義校
之凡音義所出而疏本無者得六十九條予嘗就館臣
所舉之六十九條校以阮氏校勘記知皆章指之文蓋
僞疏全削每章後之章指而存注其於注文又任意省

改甚矣其妄也提要謂孟子注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
尚可稽考得岐注之舊嘗疑館臣既知單行注本之善
顧不箸錄幸賴孔氏微波榭刻戴校本又深惜戴氏所
據爲毛何二家手校而二家所見宋元諸本終不可得
而見也予自辛丑至辛亥三游扶桑意必有趙注善本
初見足利活字本與戴校頗合其分卷十有四仍是邠
卿之舊欲更求先於是者不可得也今年春始見音注
本于德富蘇峯翁乃復宋小字本注後附音義後摘七
篇中文句類似者附焉雖不知出於何人而爲出自宋
代則無疑我國何毛諸家未獲見者因請付影印以與

戴校並行以存宋本真面顧中佚半紙嗣知吾友內藤
博士亦藏一本因合兩本影寫而擇用其尤明晰者逾
月告成爰綴語於後以志蘇峯翁及湖南博士嘉惠焉
宣統丁巳閏月晦

重刊宋本東漢刊誤跋

東漢刊誤四卷宋刊本日本福井氏崇蘭館藏我國已
佚之祕籍也貢父此書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所記
多譌誤宋史本傳敘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
誤爲人所稱高似孫史略與本傳同均不箸卷數晁氏
讀書志及文獻通考作一卷宋史藝文志劉敞漢書刊

誤四卷今以此本考之知本傳與史略晁志作東漢刊
誤者是藝文志作漢書刊誤者非至卷數則藝文志作
四卷者是晁志作一卷者非也晁志載攸序英宗讀後
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命國子監刊正之攸爲直講
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然此書世無善本率以己意定
之云云此本則前缺序文可因晁志知其厓略又言治
平三年奏御今此本正署治平三年與晁志合史略稱
嘉祐七年前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敕侍臣傳
詔中書更正之時劉攽爲國子監直講奉詔與錢藻楊
褒姜潛麻延年李寔劉仲章分校後二年皆遷他官攽

獨畢業記勅撰此書事尤詳嘉祐爲仁宗紀元晁志作
英宗云云者誤蓋此書仁宗時勅撰成於英宗時也宋
史藝文志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陳氏解題及通志
並同晁錄則作一卷貢父此書已四卷更合以二卷當是六卷之譌宋志
及陳錄並注劉敞劉攽劉奉世則合三人之作爲一別
是一書殆出於後人之手至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攸撰
刊誤東西漢各一卷觀本傳所記攸固未嘗爲西漢刊
誤惟徐度却掃編引攸所校陳勝田橫傳二條或是三
劉刊誤中之文意攸于班書亦間有校正但未必有專
書故本傳史略諸書但云撰東漢刊誤也福井氏藏此

書世無知爲孤本者至予始借觀影寫付梓爰考正諸家目錄之譌書之卷尾以示讀是書者宣統丙辰九月

宋槧本廬山記跋

高山寺藏本廬山記五卷卷二三宋槧本餘三卷舊鈔補然宋諸帝諱皆闕筆蓋亦從宋本出也書中宋諱闕筆至高宗諱構字止而光宗之嫌諱敦字不闕筆蓋刊于高光間也此書我國守山閣叢書刊 四庫本但存前三篇篇爲一卷館臣謂佚第四五篇今此本凡爲篇八爲卷五前二篇爲卷一第三篇爲卷二第四五篇爲卷三第六篇爲卷四第七八篇爲卷五守山閣本不但

佚第四篇以下其分卷亦非當時之舊矣知館臣既見今本篇爲一卷遂疑佚者僅四五兩篇抑又誤矣此書全書不知何時佚去大半館臣謂永樂大典本亦僅有三篇則明初已佚東邦則尙存足本且此本外尙有元祿十年刊本今取元祿守山二刻與此本比勘知元祿本雖五卷具存亦有譌奪守山本不僅佚去後五篇而存者三篇中譌奪彌甚第一篇守山本奪釋慧遠廬山記略至略舉其異耳數十行元祿本不闕第二篇影圖者以下元祿本錯簡十餘行守山本不誤而遠公記云至已上蓋述石門之勝十餘行又遠公山記云至謂阿羅漢之類

也三行守山本並奪佚第三篇守山本奪昔東海僧選云云十三字又奪源由福云云二十八字第六篇元祿本奪落星寺詩半葉第七篇元祿本敘東林寺諸碑誤錯列東林寺經藏碑銘及大德榮公碑銘于慧遠法師等三碑之前知元祿本復刊時已不能無失矣此本卷一闕第二葉卷四闕第二十一及第二十八兩葉又卷一李常序書口寫第三葉則李常序前當更有兩葉已佚今卷一第二葉可據元祿本補足卷四兩葉李常序前兩葉恐世無他本可補矣予夙愛此書敘述雅贍似水經注苦世無善本宣統紀元客游東京忽遺此宋槧

足本于德富氏成篋堂文庫丙辰冬移書從蘇峯翁假印慨然許諾逾月影印告成爰書宋槧之可貴固不僅在無佚篇而已丁巳正月

影北宋天聖本律音義跋

影宋天聖本律音義一卷孫奭撰嘗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附於律十二卷之後考玉海天聖七年四月刊律文音義於國子監十二月畢鏤板卽此本也自元王元亮唐律釋文纂例行此書遂微世不復有刊本曩以宣統庚戌從瞿氏影寫弄篋中數歲矣頃乃影印以傳之律十二卷世已有疏義本不復刊也至此書多存古音

古義瞿氏書目已略言之茲不更舉丙辰十月

北宋天聖本齊民要術殘本跋

予年三十尙未知稽事光緒丁酉始學稼圃徧讀農家言尤喜齊民要術顧恨不得善本明以來諸刻既譌奪滿紙吾鄉袁爽秋先生以宋本校前七卷刊於中江者曾取詔宋樓羣書拾補所載校之不盡合蓋校勘者以意定其可否亦未爲善本也歲庚子在鄂中聞楊惺吾舍人藏影日本高山寺北宋本殘卷求借而授之梓舍人謂欲取王禎農書所引校末二卷之無宋本者校畢卽見畀予請自任之則又曰曩固已從事校勘第未清

寫耳盍稍俟之然始終固未見與也私衷耿耿未嘗或忘辛亥東渡知此殘卷尙在高山寺而寄存京都博物館欲借取影寫苦無人爲之介今年始識神田君香巖君固博物館職官也以介紹請神田君爲言之於館長久保田君爲移牘高山寺得許可于是求之二十年不獲見者一旦乃得披讀亟取以校中江本不僅第八卷譌奪至衆卽第五卷曾校以宋本者亦尙多舛誤蓋吾國所藏宋本每半葉十行此本則半葉八行彼當爲南宋槧此出北宋觀卷中通字缺末筆可知考通爲宋真宗劉后父名其避諱在仁宗初年明道間卽復舊則此

殘卷確爲天聖刊本其字畫朴健與敦煌石室唐刻陀羅尼正同卽論版本亦爲宋本中之冠矧訂正奪字誤字多至七八百豈非驚人之祕笈乎影印旣畢爰書卷端以識神田與久保田君之惠聞尾張真福寺尙有古寫卷子本異日將往校寫匯諸本合刊之以成善本平生積想或稍慰乎宣統甲寅十月

影北宋本天竺字源跋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存卷一至卷六佚第七卷以日本嘉祿二年僧喜海所書之字源私鈔補之日本京都高山寺舊藏今在東京博物館嘉祿二年當南宋寶慶二

年此書前六卷與私鈔雖非一人所書然以書迹觀之時代當不相後先蓋均七百年物也是書爲傳梵大師法護光梵大師惟淨等集進仁宗御製序景祐二年九月奉旨開版宋史藝文志不箸錄直齊書錄解題卷十一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七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諸書並載之惟通考誤書惟淨之名作相淨耳陳氏解題言吳郡虎邱寺有賜本今則中土不復見蓋悉曇文字世罕習者故尤易亡佚也惟淨爲南唐李從謙子後主之猶子湘山野錄載其事實法護則梵僧以進佛舍利及梵笈留譯經院其事實見佛祖統紀卷四十四二人者並緇流中之

有功於譯學者也我國遂譯梵本慈恩以後即以宋之
譯經院爲最盛故有宋士夫尙有通梵字者宋史藝文
志載鄭樵論梵書三卷見卷一小學類通考卷一百五十五作一卷疑誤一蹇序
辰諸經譯梵三卷卷五道釋神仙類今其書皆不傳此書雖幸
存於海東而末卷已闕佚則刊刻流傳固不可後矣爰
移書請於股野館長影印以詒當世惟私鈔過簡略不
及原書什一是爲憾事然東邦所傳或不止一本亡友
楊星吾舍人亦藏一本載之日本訪書志不云有佚卷
而云卷二以下但漢文無梵書恐亦是略出本不可據
以補此本之闕異日仍當博訪之三島藏書家或可謀



延津之合乎丙辰九月晦

宋槧本文殊指南圖贊跋

宋代刊板蜀最盛杭最精南渡以後吾杭書籍鋪雕板
若陳道人鋪尹家書籍鋪張官人宅文籍鋪可知者寥
寥此數家耳此書爲衆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賈官人
宅印造爲近人治板本學者所未知其雕造畫象甚精
我國乃無傳本丙辰秋訪神田香巖翁出此見示予請
付影印慨然許諾東京三浦將軍亦藏一本不獲借觀
疑亦賈官人宅本也予往欲撰兩宋杭州雕本考苦前
籍所記甚略今得此書知又有賈官人宅刊本且藉知

宋世卷軸之式雖漸廢而刊本有尙存卷軸式者亦以前考板本諸家所罕知者也影印既成爰書其後十月九日

宋槧本三藏取經詩話跋

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觀此日本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景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

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簍及包苴食物者其幸完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冊不存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尙存殘帙否念之慨歎丙辰九月

宋槧本三藏取經記殘本跋

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唐三藏取經詩話巾箱本予旣命工寫影頗惜其有佚葉聞德富氏成簣堂文庫中尙有別本乃移書求觀書往不逾旬蘇峯翁果寄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稱名雖異而實是一書惟巾箱本分卷爲上中下此則署一二三爲不同耳且皆爲高山寺

舊藏而此本刊刻尤精書中驚字作驚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巾箱本佚三葉此則卷一佚少半卷二全佚不能取以補巾箱本而巾箱本之譌脫可取此本補正之因與巾箱本同付印以廣兩君之嘉惠于藝林丙辰十月

宋槧本二李唱和集跋

二李唱和集中土久佚貴陽陳氏始於日本得古本影寫付梓首尾殘缺存者自第五葉起至第二十五葉中間復缺第十三一葉繕刻至精雕板後歸德清傅氏復由傅氏歸於予曩頗以殘缺不完爲憾乃去歲游日本

京都忽於富岡氏桃華盒中見所藏彼邦影宋舊槧本與陳刻款式悉同而殘缺處則異富岡氏本首尾俱完但缺第九第十三第二十五三葉陳本缺首尾而第九第二十五兩葉尙存會合兩本共得三十葉僅脫第十三一紙耳爲之驚喜亟影寫以歸授梓人補刊焉卷首李昉序稱得詩一百二十三首今數之除已佚之第十三葉外尙得詩一百五十六首序所記之數殆有誤也又昉詩第一題爲小園偶賦獨坐所懷語不可通而至和章則題奉和小園獨坐偶賦所懷知昉題偶賦獨坐四字乃刊本誤倒也今爲之改正刊刻既竣漫書卷尾

既以記古籍復完之可喜且志富岡君假錄之厚誼爲不可沒也宣統二年正月

宋槧本草窗韻語跋

草窗韻語一稿至六稿凡六卷咸淳辛未刊宋刊宋印完善無絲毫缺損字迹清勁仿歐陽率更宋季槧本之至精者草窗著作皆載入元史藝文志補而詩集則但載蠟屐集一卷弁陽詩集五卷不載此集亦不見明以來諸家目錄中則此書佚久矣考草窗生於紹定五年而是集刊於咸淳七年草窗時年四十剡源集載弁陽詩序歷稱公謹少年壯年晚年詩之變化則弁陽詩編

於晚年可知戴序言予丙戌春道杭遇之丙戌爲至元二十三年草窗年五十六此記戴周訂交之始近人撰草窗年譜乃謂弁陽詩刊於是年殆未然矣此書爲天壤間僅存之孤本洵爲藝林鴻寶不但可據以補竹汀先生元史藝文志補之未及爲厚幸也宣統丙辰嘉平月二十六日

國朝風雅元槧殘本跋

蔣氏此編明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阮氏進呈書目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並作三十卷此殘本七卷每卷一目不記卷數目錄首行上題國朝風雅下題蔣

易編集每卷或一二家多至七八家不等每家各自爲編首行上書姓字下題姓名籍里或箸履歷書口亦書作者之字不題書名每版所記版數亦各家分記蓋隨得隨刊故不相銜接也七卷中六卷有目其吳閑閑等八人之詩則無目殆脫佚也每家詩末或略加評論或記作者事實或記選刻歲月然非每家皆然雜編則分上中下三卷目錄首行題國朝風雅雜編次行題建陽蔣易師文編集目錄但書詩題不著人名而於卷內書之每卷首題國朝風雅書口題雜編上雜編中雜編下每卷所記版數分三卷書之愛日精廬箸錄之三十卷

本乃士禮居舊藏載黃蕘翁跋謂以三十卷本與所藏殘本及香巖書屋殘本校每多岐異三十卷本每卷無子目而前有蔣易自序及黃潛虞集二序並目錄虞序言此書三十卷以劉靜脩爲首而終之以雜編三卷張氏藏書志謂始劉夢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阮氏謂卷一至二十七止凡八十五家今檢雜編三卷上卷二十家並馬祖常宋本謝端三人聯句一篇作三家計之共二十三家中卷三十一家下卷二十一家三卷總計七十五家其他七卷都二十八家合一百有三家視張氏所舉少五十二家然如阮氏言卷一至二十七

共八十五家再益以雜編七十五家則都計一百六十家與張氏百五十五家之數又不合可證此書實隨得隨刊故諸本家數不相符合也黃跋又謂三十卷本當是因版片不全子目盡失遂按人姓名分卷加此題頭然則此不題卷數之本當是未經改併者較之足本尤足珍矣又據易自序及黃虞兩序並稱皇元風雅而此本實題國朝風雅不知三十卷本每卷書題如何惜蕘翁未言及也此本爲汪闓源舊藏每冊首有汪士鍾印闓源真賞二印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元槧印極精雅雜編卷末有蕘翁手錄香巖本四冊中詩人姓名履歷

並題識二行吳中舊書傳是述古所藏散佚殆盡光緒乙巳春予旣于南匯沈氏得傳是樓所藏宋本肇論中吳集解秋間復得此書古緣爲不淺矣戊申二月

永樂大典本宋吏部條法跋

永樂大典上聲六暮韻部字門宋吏部條法二卷曰關陞門曰磨勘門共一冊乃辛亥國變由北京流入海東爲吾友富岡君撝購得者考宋史藝文志三刑法類載淳熙吏部條法總類四十卷嘉定編脩吏部條法總類五十卷當卽是書然此二殘卷中已有寶慶淳祐至景定年號則非淳熙嘉定二書可知殆景定以後續修者

玉海亦載淳熙吏部條法總類云嘉泰二年詔重脩開禧元年書成是淳熙本開禧間已重脩增補藝文志失記而嘉定重脩以後至景定再脩則玉海亦未言及幸大典徵引今尙得窺見一斑耳惟據大典目錄自卷一萬四千六百十四至一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凡三十三卷皆記吏部事不知此書得全載否大典今已星散末由知之知此書爲久佚之祕籍亟請於君撫影印以傳之君撫慨然許諾此書得傳君撫與有功焉附識之丁巳仲冬上澣

鈔本黃山圖經跋

黃山圖經一卷舊鈔本題宋無名氏撰後有香沙道人方望子及方成培跋香沙道人跋稱得之虞山實宋鏤本尾署祥符祠刊又言此書載開元天寶大中年事或唐人書而宋人成之方成培謂此經羅鄂州新安志數引之故定爲北宋人箸今觀其敘述簡明洵爲佳製然編末記述水流屢稱入杭州唐山縣及入宣州太平縣界又稱入睦州青溪縣今建德路淳安縣是也又有入建德路遂安縣界語考唐山縣置於唐宣州睦州亦均置於唐宣州則宋已廢睦州則宋代尙沿其稱似爲此書撰於唐宋間之明證然建德則至元代乃有此名

則此書殆成於元代蓋因唐宋圖經之舊損益爲之郡邑之名因仍不改不得因有唐宋郡邑名遂遽以爲唐宋人作至羅鄂州新安志卷三歙縣山阜類注稱黃山圖經云改黟山爲黃山而祥符州圖經乃云改黃山爲黟山鄂州所引僅此一則今此書雖云黃山舊名黟山語似略合而與鄂州敘山阜篇文多相類意卽采新安志之文鄂州所引自是唐宋圖經之舊而此書則成于元代不可淆混也首葉宋無名氏箸一行殆移錄時寫官所增刊本必無是也元人所撰山志傳世亦甚可珍何必漫定爲宋人耶予旣爲影印復書其後以正前人

之誤此書原有圖今佚吾友富岡君撝藏雪莊上人圖刊本流傳亦罕因與此書並印之香沙道人爲明季遺獻與姜鶴澗先生交厚鶴澗先生屢有詩投贈附箸於末以告讀是書者丁巳九月

朝鮮紀事跋

此書傳本甚少故吾鄉丁氏刻武林先哲遺書不之及也茲刻文僖奉使朝鮮詩錄爰並刊之以補丁刻之遺惟此從紀錄彙編轉寫譌誤觸目未見他刊本無從勘正爲可憾也宣統甲寅八月

欽定石渠寶笈三編總目跋

我朝稽古右文 列聖萬幾餘暇怡情翰墨故
內府所藏書畫其美富遠逾前代乾隆癸亥始 勅
館臣編爲 石渠寶笈辛亥成續編嘉慶乙未脩三編
其正本藏之 天府人間不得而窺正編載入 四庫
全書往歲曾至杭州文瀾閣求之亡佚什九才存斷卷
而已二編所載阮文達公分脩時別撰石渠隨筆八卷
胡書農學士與脩三編亦別撰西清劄記四卷及 南
薰殿圖象考二卷然但就分脩時所見略窺一斑末由
觀其全也宣統丙辰東京書肆得寶笈三編于我京師
爲山本二峯君所得因從假觀書凡十函函四冊才存

過半而佚其少半編中有塗改處乃館中副本將據此
寫定正本者總目三冊則完全無闕首冊載 世
祖至 高宗御筆中冊首 仁宗御筆次列
朝名人書畫下冊 本朝臣工書畫次諸家書畫合冊
次石刻及宋拓本次緯絲書畫次歷代帝王名臣圖象
其體例以所藏之處爲綱不分書畫及卷軸類次閒有
未盡美善之處如勝國遺獻或列明季或入 本朝未
能畫一又每記一畫敘述景物不及畫法閒考書畫家
籍里仕履亦不甚詳備蓋成書甚速未及精心釐定也
編中名迹經歷流變亂往往出人間 宸翰樓中亦敬

藏一二每焚香展觀想見玉堂書永琳瑯滿目館臣入直編輯時景象如在目前攬今思昔爲之慨然予既從山本君借讀欲授諸剞劂以卷帙宏富力不能逮乃先印其目冀得好古而有力者取全書續印與宣和譜錄並傳藝林謹書卷尾以竢方來宣統丁巳仲秋

金石粹編未刻稿跋

金石粹編未刻稿三冊錄元碑八十無書題不分卷初不知爲誰氏作再三審諦乃知爲蘭泉少寇未刻稿也有三證焉體例與金石粹編合每碑題下注石之高廣行數字數書體及石之所在碑文後附諸家跋尾一也

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等勅旨後附錄錢竹汀先生跋尾其後有朱書文藻校三字與跋尾字跡相同知跋尾亦出朱先生手粹編本成於朱文藻錢侗兩先生此爲其末數卷二也編中載雲南石刻九通遠在邊徼他人莫致蘭泉先生在滇三年殆輶車所至採訪得之三也特不知何以棄而不刊或因元刻至多而蒐輯未備故耶然編中所載今大半難致墨本烏可以未備少之乎往在京師得此本于廠肆置篋中且十年今乃析爲三卷補目於前付影印以傳之俾世之讀少寇書者無復遺憾焉宣統戊午二月

西夏姓氏錄跋

此就介侯先生手稿移錄張氏原稿法國伯希和教授得之關中故家今攜歸法京介侯先生自記謂附遼金元之後今遼金元姓氏錄稿亦歸法京予亦手自移錄以撰輯頗疏略異日當爲補輯而復刊行或亦介侯先生之志乎宣統元年冬

增訂杜東原先生年譜跋

東原先生年譜一卷石田先生撰稿本未刊行石田自署門人畫史會要謂石田先生父恆吉從東原學是兩世並從東原游也譜文至簡質於東原事實之大者多

不箸殆以已見匏庵所撰墓表中故不復再箸與予既手自校寫並據東原集中可補譜文之略者條附文內復錄匏庵文於後以資參考乙卯六月

姚雲東年譜跋

雲東逸史年譜稿本光緒戊申得之嘉興唐氏不箸撰人姓氏中有銘彝案云云知爲沈竹岑先生撰以予所藏李英公碑冊尾竹岑先生手跋校之知卽先生手稿也編中前爲年譜後爲世系表再次爲墓圖而附以弔雲東宅詩雲東繪事精妙上承仲圭與王孟端夏仲昭雁行爲明中葉以前巨擘此譜搜討至詳然似尙未經

寫定者竹岑先生字紀鴻官教諭以道光十七年卒爲張叔未先生姊夫精於金石之學李氏金石學錄曾著其名而不詳其事實爰書其略於此宣統甲寅五月

吉貝居雜記跋

北研先生熟精金源史事所著書先後均已刊行惟此雜記十餘條載烏程范氏花笑廬雜筆中雜筆傳本甚罕因命兒子福蓑錄出別刊之宣統甲寅六月

襄理軍務紀略跋

此書曩視學天津時得之舊書肆乃記英人及各國兩次據津時鄉紳張錦文辦團防事錦文天津人爲長蘆

鹽商其辦鄉團任事頗力蓋一鄉之善士也紀略中述其言行知識蓋亦局於一鄉其爲各國供張以免鄉里一時焦爛於鄉里則益於大義則非然庚申之役英兵由津入都制軍且令團局爲備車輛卽錦文亦力辭是當時制府之識又出錦文下矣其在南疆當英艦過京口時揚州震驚紳士江壽民攜巨金送英船與約毋入揚其主之者實爲林下某巨公江後復以此施之粵匪揚城殲焉又粵匪旣逾揚淮安某紳亦師江所爲通款於賊及聞揚州殺戮之慘乃追使者於境上而備守禦焉嗚呼辛亥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閱此編不能不爲

之撫卷太息也此編爲稿本乃團局中人撰以頌錦文者文多蕪俚瑣細爲難其尤冗蔓者讀之可得當日情事之大略矣乙卯六月

洛陽石刻錄跋

此錄祥符常氏茂徠撰欲以續中州金石考者常氏字秋崖收藏石墨拓本甚富予曩官京師時廠估就其後人捆載至京師均歸予家墨本上多武虛谷先生藏印常氏之生略後於武殆熏習其學者此稿夾石墨中洛陽以外尙有他縣然多缺佚其署名曰續中州金石考則河南府屬以外尙有他府可知想已亡佚茲姑就完

全可寫定者錄爲洛陽石刻錄錄中或誤闌入他省石刻爲刪去之其譌誤可知者改正之俾不沒秋崖編輯之勞並存其姓字庶後來言金石學者有所考焉乙卯冬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跋

吳江翁叔均先生金石考訂之學與張叔未韓履卿吳子苾許叔夏劉燕庭諸先生並箸稱於道咸間顧其箸書不傳於世今年秋予以三十萬錢得先生手稿十餘冊於滬上蓋卽其所撰陶齋金石略古官印考略瞿氏印考辨證古兵符考略封泥考諸書之底本古官印考

略以下雖目錄已清寫而書實未成金石略則僅跋尾數篇而已每冊手稿或僅二三紙或十餘紙多者亦不逾三十紙旁行斜上塗乙狼籍中間或夾片紙皆草稿也茲爲輯錄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則大率非精意之作然潛學之士終身仰屋梁若並此不傳豈非至憾存此一鱗片甲殆所謂慰情勝無而已乙卯九月

簠齋金石文考釋跋

濰縣陳壽卿先生收藏古金石刻爲海內之冠顧平生撰述矜慎至老無成書惟歛鮑氏吳潘氏刻其手札數十通而已宣統紀元始得此卷于丁紹山待詔良善家

尙是先生手稿及先生嗣子九蘭大令厚滋寫本存金文考釋八篇漢石記一篇詩二章吉光片羽不忍自我而湮沒亟印行以遺治斯學者宣統五年

鶴澗先生遺詩跋

鶴澗先生畫迹孤潔冷雋嗣武雲林詩亦清迥絕俗如其爲人顧求其嗣子所編焚餘草二十年不可得而總集如國朝詩別裁集山左詩鈔江蘇詩徵所選僅寥寥三數篇知佚已久矣今年春在上海有以先生書畫冊乞售者錄得遺詩十餘章返東山寓廬又發篋出所藏先生畫跡合以諸家所選先後共得詩四十九篇亦可

窺豹一斑矣至先生平生行誼諸家記述頗略亦不載其生卒年月據卷中游堯峯詩序及張符驤所作先生生壙記知實生於我朝順治四年丁亥距明社之屋已數年矣顧守先人之訓高不事之節以父母未得合葬自營生壙不敢以妻祔又讀卷中由木瀆入崇禎橋贈戴南枝諸什家國之痛白首如新彼龔錢輩身食朝祿名滿當代一旦桑海改易則盡喪其平生以視先生能無媿死乎集錄既終謹書卷尾以誌景行宣統甲寅

匪石先生文集跋

鈕匪石先生所著書說文解字校錄說文新附考段注

訂並刊於江蘇官局急就章考異及詩集刊於靈鷲江氏遺文日記刊於吳中潘氏鈕氏遺箸殆備刻無遺矣惟遺文寥寥數篇出後人摺集知遺佚必多末由窺其全也庚戌四月得先生手稿本於長白寶孝劭太守後人塗乙狼籍編次雜亂雖非寫定之本而所存四十二篇多潘刻所未及因略加類次清寫爲二卷既成始見吳中所刻匪石子小字本不知刊於何人卽此編中卷上諸篇而文字小有同異因仍其舊海內好事者若取此合潘江所刊遺文日記遺詩重編爲一集庶幾無遺佚乎歲在乙卯

頤志齋文鈔跋

山陽丁儉卿舍人頤志齋集編定而未梓行前年冬得
寫本於丁氏後人其說經之文多非精詣其他酬應之
作亦可不存爰鈔其所撰傳記得十七篇非傳其文傳
其文中之人也所為詩亦選刻感舊詩一卷以其略存
當時事實亦猶刊文鈔之旨爾宣統乙卯六月

恆農冢墓遺文跋

右共三十一專其見甸齋藏甄記者二十有三甸齋著
錄多有譌舛犁錯專元和四年脫元字左章專章和元
年脫章字此專上側有左章二字予藏本無之鄭□專□和二年正月誤

作二月重泉誤作□宗鄭字但存下半在此下脫下字
陳李專下字上脫此字吳顏專酸乘誤作酸東畢通專
已折為二誤以上截九字入上卷以下截十一字入下
卷杜倪專□元二年脫□元二字常山□□□專永
元元年十月脫十字邯鄲髡鉗□□專永元元二年元
下脫二字邯鄲上脫國字儗升專完城旦下脫儗升二
字專之上側有儗升死三字誤列入下卷又誤儗為哀
魯伯專陳留尉是之是字但存下截誤錄作之魯伯誤
作曾谷□曉專失錄上截右無任等八字又半字一張
少專予藏本但存下截張字尚可辨甸齋並有上截專

端張少死三字乃誤析爲二又失錄張少死在此下之
張字以上所舉乃姑就此篇中箸錄者言之其此篇未
箸錄而予有墨本者其譌誤罔不類此又有予無墨本
可懸知其誤者藏甄記載廬江太守髡鉗專其文爲永
元四年三月七日無任廬江太守髡鉗□□死在此考
髡鉗之上例書罪人籍里安得有廬江太守之文必廬
江六安之譌乃譌六爲太譌安爲守也如此之類可爲
捧腹忠敏博雅有清鑒固不殊蘭泉少寇而門生故吏
之從事編輯者則非朱文藻錢侗傳也附正于此以諗
來者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終

